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021B

姚雪垠著

記
盧
鎔
軒
(訂正本)

東方書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再版

著者 姚雪垠

出版者 濟東印書社

發行者 王曉薊

發行所 東方書社

上海：福州路崇讓里十九號

濟南：院西大街

重慶：民生路

成都：祠堂街

記盧鎔軒

每冊定價三元二角

版權不
准翻印

再版序

本書從第二版起改由東方書社出版。初版時爲顧忌發行麻煩，不得已而忍痛刪掉的句子，如今都補上了；偶然錯誤的地方也改正了。

初版時，內戰正開始進行；再版時，內戰已接近尾聲。初版時，我的故鄉正顫慄在最頑強的、野蠻的、半封建的反動勢力的血腥的統治之下；再版時，那兒的一切反動政權和武裝組織，早已被人民解放的洪流沖毀無餘。初版時，我的心何其沉重；再版時，我站立在東海之濱，遙望中原，默默的爲故鄉祝福，我的心啊何其興奮而輕鬆！

本書所寫的是故鄉人與故鄉事。如今，故鄉的人民正在翻身，不知又出現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將歸去，同他們生活在一起，用火燄一般的句子，寫出來他們的傳記！

一粒種子如果撒在肥沃的土壤中，牠便會茂堂堂的長起來，開鮮花，結好果；如果撒在多沙、多石、多荆棘蔓草的薄地上，牠縱然努力掙扎，也難以長得茂盛。我的朋友盧鎔軒先生就是撒在薄地上的一粒優良的種子。他懷着一個燦爛的夢，寂寞而倔強的掙扎着，已經差不多二十年了。

盧鎔軒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發明家，然而却沒有出名。不但沒有出名，也很少真的知音。因為他孤獨，所以他很需要得到朋友們的真正瞭解、鼓勵和安慰。平常他是謙恭而沉默的，但每當同朋友們提起來他的「獨軌車」、「黃河連環堤」、「水利計劃」他立刻精神煥發，站在地上，比手畫腳，渾身動勁，嗓音宏亮，滔滔不止的大談起來。當這時候，你會吃驚他對他自己的事業竟會是那樣的熱情，對他自己的理想竟會是那樣的堅信；你還會吃驚，在他那瘦小的身體內面，生命力竟會是那樣的充沛！他有一雙平常的眼睛，眉毛也過於稀薄，乍然看起來他好像不是一個具有絕

大魄力和能夠深思的人。然而當他對你談着他的獨軌車和水利計劃的時候，他的眼睛穩重的跟隨着他的手勢和感情，一會兒射到空中，一會兒射到地上，一會兒又凝定在你的臉上，於是你才會發現他的眼睛裏閃着一種特別的神彩，你會從他這雙神彩弈弈的眼睛裏認識到他的執扭的性格，他的深藏的智慧，積壓的抑鬱，和他的對着你突然爆發的希望和興奮。

我同鎔軒先生的相識已經有十四五年了。每次我回到故鄉來，那怕是匆匆的只留幾天，我也必想辦法找他談談。我自己不懂科學，但我却崇拜科學；尤其在以殺戮爲耕耘，以貪污剝削爲能事的社會裏，我對於一切清白自守，死不移志的科學人才，都發生無限的敬愛和同情。每次我離開故鄉，不管離開了多麼久，多麼遠，只要我的腦海裏偶然飄起來一縷鄉思，我常會想到了鎔軒先生。於是，彷彿又在面對面的聽他談話：他的手勢、身勢、眼神，都清楚的浮現在我的眼前。去年春天，我在成都收到一位朋友的一篇小說稿。這位朋友以鎔軒先生做主人公，表現一個科學者的百折不撓的光輝的人格，孤獨而貧困的生活。爲要使小說動人起見，他使主人公在貧困中飢餓而死。當時我看完這部小說稿，心中難過了許多天，直到在南京遇見了這位朋友，知道鎔軒先

生依然健在，我的心才恢復輕鬆。

去年回到故鄉去，我有更多的機會同鎔軒先生見面，還到鄉下去參觀過他的農場，在他的家裏不知第若干次看他的獨軌火車和黃河連環堤的模型。鎔軒先生已經五十三歲了，頭上也有了幾根白髮。但一談起他的獨軌車和水利計劃，他依然熱情奔放，完全像一個天真可愛的年青人，比許多青年人還要年青的青年人。於是我越發明白：真正的英雄是不會老的，世界正因為有這樣的英雄才永遠青春。

二

盧鎔軒先生正像許多艱苦成名的英雄們一樣，他的成就不是依靠着學校獲得的，而是依靠着個人的努力。他生在河南西南角的鄧縣，離鐵路線最近處至少有五百里以上，在過去原是一個十分閉塞的地方。當公路還沒有修築的年代，你如果在省城裏提到鄧縣，或說你是從鄧縣來的，人們會對你表現出驚嘆的神色，同時用驚嘆的口氣說：『鄧縣，我知道，就是「鄧八百」啊！』鄧縣不是一個小地方，人們都知道；然而牠離開省城有八百里輻輳的，土匪如毛的旱路，真所謂「鞭長莫及」多麼的荒遠與神祕！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前，提到鄧縣，人們就立刻聯想到土匪、荒原、殺人放火的恐怖景象。在民國二十五年以後，提到鄧縣，立刻就聯想到民團、「土皇帝」、「暗殺和活埋。總之，一提起鄧縣，便使人頭疼，使人心寒，使人有暗無天日之感。誰能相信，就在這樣的環境中，還能夠出現盧鎔軒這樣的人？

前清末年，縣城裏開始創辦了一個小學。鎔軒先生於民國元年從這個全縣唯一的小學裏畢業之後，爲着家境困難，沒有再讀過別的學校。他的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肯用腦筋想問題，如醉如癡的研究問題，具有科學上的殉道精神，從來不肯在困難的面前低頭。要瞭解他這些不同於常人之處，讓我們先看他發明獨軌車的經過情形。

遠在民國二十年前，鎔軒先生偶然看見一頁破爛的教科書，也許是糊在牆壁上，也許是糊在門板上，他現在已經記不很清了。這一頁書上有一幅插圖，畫有當時還很時髦的汽球和汽車，還有也許從諸葛亮時代就傳下來而沒有多大改進的手推獨輪車。我們想，那插圖的含義一定是要將最進步和最落後的交通工具作個對照，同時使我們知道西洋人是多麼進步。但鎔軒先生却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問題。他不替國粹辯護，不過他注意到獨輪比四輪可減少不少摩擦力，所以一個人能推動三四百斤。他又想到：獨輪車不穩是因爲重心太高，如能將重心放低，將輪軸稍加改造，對今天的落後鄉村一定有不少便利。這是他發明獨軌車的最早動機。我們都記得，瓦特因壺蓋自開而發明蒸汽機，我們當然也能夠明白這一幅被人遺棄的插圖對獨軌車的發明

人是多麼重要。

後來，看見有人騎腳踏車，鎔軒先生希望他自己趕快學會，好騎着腳踏車到各處遊歷。當初學時候，因為車子容易歪，容易倒，他曾經計劃用兩個沙袋之類的東西墜在兩邊，使車子的重心降低。雖然這計劃沒有實行，他就把車子學會，但這計劃却使他把改造獨軌車的動機又溫習一遍。民國十五、六年間，他在「東方雜誌」上看見一文，談到西方人怎樣的在研究獨軌火車。據這篇文章說：俄國人是用的離心力使車身在行進時保持平衡，而德國人是用的空氣抵抗力，彷彿飛機一樣的使車廂上帶着翅膀，下有滑輪，進站或出站緩行時，滑輪放行在高台上，以免傾側。鎔軒先生想：上邊的兩種辦法都必須在行進中保持平衡，那麼原動力一停止，如果不靠車旁邊另外的支持，車不要傾倒麼？於是他又考慮到將重心降低的那個老問題，認為如果車廂在支點以下，不管走，不管停，都可以不歪不倒。

這時候，鎔軒先生在老河口①開着個工藝實習所。起初他教人織襪子，後來他自造織襪機

①湖北西北部的一個商埠，靠着漢水。

器。雖然他用大部精力經營工藝實習所，但獨軌車的問題却一直橫在心上。民國十九或二十年，他開始着手試驗。常常，他一個人躲在樓上，用兩個木匣當做車廂，用一根鐵絲代表鐵軌，讓匣沿着鐵絲，嘩啦啦跑過這頭，嘩啦啦跑過那頭。假若他是一個小孩子，人們當然會認為他是在玩耍；但他是一個中年人，平常又沒有神經病，真叫人莫名其妙。後來人們才知道他是要發明獨軌火車呀，嚇，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有顆聰明的頭腦，能夠想出些新鮮辦法，比如他沒有老師會織襪子，會製造織襪機器，並且為他的學生們寫一本單件機理和一本混合機理。前一本書是解釋每一個襪機上的零件有什麼功用，後一種實際上是本辭典或索引。然而沒人敢信他發明獨軌車能夠成功。真的，外國人還沒有研究成功，一個中國人怎麼能研究成功？尤其是他沒留過洋，沒上過大學，連中學也沒上過，怎麼配談到研究？

不管別人信不信，他的初次的獨軌車模型誕生了。這初次的模型是用木頭製造的。有一個木匠在他的指導下，做做改改，改改做做。有時正做時他忽然發現問題，叫木匠立刻停工，等他想好後繼續再做。木匠並不瞭解他，只感到不勝其煩，還以為怨自己手藝不好，不能夠使主人滿意。

做着做着，這位木匠逃回家去，再叫也叫不來了。後來只好另換了一位木匠，替他完成了初次模型，他永遠對這位木匠深懷感激。

二十一年的春天，鎔軒先生將模型攝成影片，寄到中央研究院和鐵道部，請求審查。過了一個月零幾天，五月中旬，鐵道部的回批到了。批上說已令平漢鐵路管理委員會就近切實審查，並叫發明人直接和該會接洽。鎔軒先生恐怕以前呈鐵道部的圖樣過於簡略，趕快向平漢鐵路管理委員會補呈詳圖，並加解釋，還說：『倘有不清楚，不妥善之處，請賜垂詢。』他懷着一顆興奮不安的心，天天等待着平漢鐵路的當局來信，正像一個初戀的青年人期待着他的沒有把握的對方的回音一樣。後來，平漢鐵路的信突然來了。鎔軒先生神經緊張的拿着這封信，不知道是吉是凶，不敢當着人把牠拆開。他毫不聲張的走上樓去，然後才匆匆拆開，趕快讀完。我們不曉得鎔軒先生當時有沒有勇氣看第二遍，但我們知道他看過信沒有說出一個字，走到床頭邊，把箱子打開，把這封信藏到箱子底層，把一團空虛深深的鎖在他自己的心中。幸而在這以前不久，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給了他一封信，說他成功的希望很少，這給他心理上一個準備。不過許多天，許

多夜，用心血，用腦汁，用汗水，他辛苦培養起來的希望，正在開花，花開的好像燃燒，一霎時枯萎了，變成了一堆死灰。

平漢鐵路當局的信上駁了他幾條理由，結論是：『未便同意。』他默默的忍受着失敗的打擊，繼續從事他每天應做的工作。又過了一個多月，鎔軒先生突然又接到一封信，拆開一看，在片刻間他始而茫然，繼而喜歡得幾乎要跳躍狂呼。這不是一封平常的信，也不再是冷水和悶棍，而是平漢鐵路工機兩處會銜函邀他去漢口接洽去的。差不多在這同時，有一位工藝實習所的學生王寅賢君從漢口的報紙上抄寄來一則新聞，是用大字作一個醒目的標題，說老河口工藝實習所的盧鎔軒發明了獨軌火車。這一切都不是一個夢，夢不會這麼湊巧，這麼實在。他趕緊找人替他向平漢路機工兩處寫一封回信，不管天氣正炎夏，就在許多家人和朋友們的關懷中，期望中，鼓勵中，叮嚀中，歡送中，匆匆的輕裝上路。

三

往漢口的水路和公路都被多如牛毛的土匪遮斷，他不得已繞道漯河。從老河口到漯河有六百多里，雖係平原，却沒有汽車可坐。尤其那時候這條路也並不平穩，有一段路只可能坐土車或者徒步，還得隨時隄防着遭遇意外。雖然旅途上極其辛苦，但銘軒先生的心情却十分暢快，好像哥倫布快望見美洲大陸。他常常一面走一面幻想，愈想愈得意，眼前邊出現了一條一條的單軌鐵路：有的蜿蜒在景色如畫的叢山中，有的通過一片片錦繡一樣的南國田園，有的伸展在廣漠的北方平原。當到了漯河時候，不幸他害起病來，住在一個外國人開辦的醫院裏邊。幸而他的幻想給予他不少安慰，使他獲得同病魔戰鬥的無限力量。常常，他靠在白色的病床上，從門口或窗子望出去，望着那照在外面地上的早晨或黃昏的金色陽光，望着那沒有一點雲彩的碧藍天空，靜靜的出起神來。於是一條一條的單軌鐵路又浮現在他的眼前。有時聽見嗚嗚的汽笛聲音，

他便微微興奮的在心裏喃喃的說：『看吧，將來我的發明一成功，這些蠢笨的火車都要被取消了。』隨即從他的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一絲驕傲的微笑。

一個月後，暑熱已經退去了，鎔軒先生才從醫院裏走出來，坐上了往漢口的三等火車。在車廂中，沒有人曉得他是發明家，只以為他是一位謙恭的普通小商人。這時，鎔軒先生還穿着他的惟一的夏布長衫。一早一晚，略帶秋意的風從車窗吹進，不免微微的感到涼意。同車中有人笑着說：『先生，你穿的那件大衫不合時了。』鎔軒先生和藹的回答說：『是的，不合時了。到漢口就得換了。』到了漢口，在大智門車站附近找好住處，鎔軒先生第一件工作就是去刮臉。他找到一個很小的理髮店，替他刮臉的是一個學徒。這傢伙不知怎的，也許是心不在焉，連他的兩個鬚角都刮得溜光，像大花臉的臉孔一樣。鎔軒先生非常生氣。但生氣有什麼辦法呢？理髮店老闆出來陪了幾句話，又罵了徒弟幾句，鎔軒先生就帶着大花臉的臉孔走了。他去到成衣店裏，買了一件粗洋布藍大衫，把身上的夏布大衫換掉。但因為他的身材小，那大衫穿起來非常肥大，拖到脚面，走路時撲撲閃閃，叫人起一種滑稽之感。鎔軒先生管不了這麼多，他就穿着這件肥大的藍布大衫，

拿着他的獨軌車模型，走往繁華的交通路，去找平漢鐵路管理局的機務處接洽去了。

平漢鐵路機、工兩處的辦公室設在鹽業銀行的三層樓上。當銛先生對把門的警察說明來意後，那警察有些兒吃驚的打量着他，客氣的問：『你就是盧先生？』他好奇地把模型看了看，叫銛先生直接上三層樓去。銛先生用左手抱着模型，右手撩起衣角，快要爬完一層樓梯時，那警察又把他叫轉下來。『盧先生！』他說：『那兒有電梯，你可以乘電梯上去。』他把銛先生帶領到電梯門口，替他把電鈴按一下，霎時間那電梯從上邊落了下來。嘩啦一聲，電梯的鐵門打開了。銛先生抱着模型，趕快的走了進去。驀不防，電梯夫用力的把他猛一推，推出電梯外，嘩啦一聲，關上鐵門，電梯哼一聲又升起来了。銛先生吃了一驚，但沒有怎麼生氣。警察的臉色一變，眼瞪着升起去的電梯罵了起來。他罵了一陣，又抱歉的回過頭來，向銛先生說：

『這號貨全是勢利眼，他看你先生穿的衣服……可是他忘掉他的責任，我非要教訓他不可！』

『沒關係，沒關係，』銛先生連聲說。『他不讓咱坐電梯沒關係，我走樓梯上去也一樣。』

鎔軒先生很感謝這位警察，反而勸警察不要生氣。他抱着模型爬上三樓，心情緊張的走進了機、工兩處的辦公室。正在辦公的人們，一聽說他是發明獨軌火車的，紛紛的離開了各人的辦公桌，圍攏在他的周圍。大家望望地板上的獨軌火車的模型，望望發明家，露出來不同的表情：有的失望，有的同情，有的懷疑，有的在研究，有的在暗暗鄙笑。一位高個子的年輕人，長而白淨的臉孔，穿一身漂亮的西服，一雙發亮的皮鞋，頭髮也梳得溜光。他背抄着手，用脚尖把模型踢了幾下，從鼻孔裏發出來輕蔑的笑聲，向他的同事們說：

『嗨，這，這就是新發明呀！』

這種輕蔑的舉動和諷刺的口吻，大大的損傷了鎔軒先生的自尊心。在片刻之前，他走進這座大洋樓，面對着許多生人，心中還不免有些兒畏怯，如今忽然問胆壯起來，往前邊大踏一步，用冷然不可侵犯的眼神注視着這位漂亮人物的漂亮臉孔，揮動着有力的手勢，氣憤的說：

『先生，你莫給我踢壞！我這是一點血一點汗研究成的，你莫用踢！』換一口氣，鎔軒先生又接下去說：『我這不是發明，我是發暈啊！拿我血汗掙的錢，我應當買身西服，買雙皮鞋，吃、喝、嫖、賭，

過逍遙自在生活，何苦我來研究這惹你見笑？但是，我這，我沒花你一個錢啊！你吃我的，穿我的……」

不等鎔軒先生的話說完，漂亮的青年搶前一步，挺着胸，搖擺着身子咆哮說：『我怎麼吃你的，喝你的！』

『我對國家繳有糧，納有稅，』鎔軒先生一字一板的說，『你用的是公家的錢。你這吃的，穿的，多少有我的！把你研究的比我強的拿出來我看看，算我是來丟人的！』

鎔軒先生所有這些不客氣的話，都不是事前想過的，事後自己也覺得驚異。這些話被他多年來暗暗的鎖在胸中，如今一興奮，一惱怒，這些話就衝開心的鐵門，像炮彈一樣的向一個臨時碰上的對象打去。那位漂亮青年本來也氣勢很壯，經他這一陣炮彈的轟擊，瞪着眼，張着嘴，說不出一句話來。全場的人都緊張的繃着臉孔，非常感動的注視着鎔軒先生的一雙發紅發光的眼睛和輕輕痙攣的嘴唇。過了片刻，旁邊一位留有八字鬚的老先生向衆人揮一揮手，讓各歸原位，然後邀鎔軒先生到他的辦公桌邊。這位老先生是機務處的技術科長左德新先生，方方的

臉孔，圓大的眼睛，穿一身半舊的長衫，一雙老式的雙臉兒鞋。他的樣子十分慈祥。但鎔軒先生是這樣的教訓了他的屬下，所以他的慈祥的臉孔上也微微的露出愠怒。讓鎔軒先生在他的對面坐下後，他用矜持而平靜的聲調說：

「盧先生，你說。」

「我沒啥子說，」鎔軒先生倔強的回答說。

「你這次來漢口的意思……」

「看，在六月間你們給我批個「未便同意。」我當時沒有給你們回覆一個字。誰知七月間，你們突然又給我去封信，是你們機工兩處會銜請我來，我有啥子說！」

左先生喉嚨裏哦了一聲，微微的點了點頭，悶了一會兒沒有做聲。原來在五六月間，他們給鎔軒先生去信認為「未便同意」的同時，給鐵道部也回了一份公文；鐵道部不同意他們的武斷看法，又訓令他們請鎔軒先生來漢口當面研究。他們總以為鐵道部的這次訓令是由於鎔軒先生向鐵道部抗辯或申請的結果，如今左先生才明白這是鐵道部自己的意思。明白之後，他的

態度越發的變得謙和，伸出兩個食指比着說：

「盧先生，你知道這兩條軌道到轉彎的時候是一般高不一般高？」

「那，我不知道。」鎔軒先生說，確實很感到茫然。

「那你是不懂物理啊！」左說，像一位教授似的。「到轉彎的時候，外邊的那條高，裏邊的這條低啊。你這獨軌，轉彎的時候有什麼辦法呢？」

鎔軒先生想一想，回答說：「我這獨軌，轉彎的時候使外邊坡度放低，可以抵抗住離心力。」左從桌子上拿起來一疊文件，說：「你看，你這個說明上沒有呀。」

「那，那我過去不知道嘛。」

「那麼你這是現說現改哩。」

「兀那火車已經興了二百多年，現在要是有人說出一個方法比原來的好，你們可改呀不改？」

老先生長嘆一聲，默了片刻，慢屯屯的說：「你總算不懂物理呀！」

「兀那中國從前的印刷、拱門、火藥、指南針，都是不懂物理的時候發明的。正往（如今）這些懂物理的人不知都發明些啥子？」

左望望對方，想了一想，忽然問：「你以前上過什麼學？」

「我上過舊制小學。」

「以後你又在哪兒作過事？」

「一直在家裏。」

「那麼你的履歷上說你在自造襪機啊。」

「兀那襪機是人發明的不是？」

「當然是人發明的。」左回答說，沒有生氣，依然保持着謙和的微笑。

「兀那人家是個人，咱不能發明，該不能仿造哩！」

左又停了半天，嘔一下嘴唇，感慨的說：「你沒有受過機械教育，能夠研究到這樣地步；我們出國多年，回國後沒有一點貢獻，自己也深覺慚愧！」

銔軒先生不再生氣，他同左先生之間的空氣變得融洽了。左很誠懇的，再三的向他提議，勸他留在機務處幹點事情，一則可以將生活維持住，二則可以常看看雙軌火車的構造，看看機器廠中的各種機器，對他的獨軌車研究上有很多方便。銔軒先生拒絕了在機務處担任工作，因為他想：『有啥子事情可幹呢？自己既然不能做工作，掛一個空名義，白拿官家的薪俸，反而於心上不安，倒不如吃自己的，花自己的，專研究獨軌火車吧！』左見他執意不肯，就給他寫了封信，介紹他到劉家廟鐵工廠去製造獨軌火車的模型。這事情到現在已過了十五個年頭，銔軒先生依舊深深的感激着左德新先生當時的這番好意。每次同朋友們提到了這段故事，他的心坎上還依然充滿溫暖，同時這位老先生的和愛可親的面貌也清楚的出現在他的眼前。

四

第二天，鎔軒先生帶着介紹信到了劉家廟，和工廠中一位負責的人物見面。這人的名字叫鄧開舉，二十多歲，穿着工裝，戴一付近視眼鏡。鄧極其熱誠的接見了鎔軒先生，對他的研究很表同情。談了一會兒，鄧告訴他說：正廠長是一位法國人，不會說中國話；副廠長不在廠中。他請鎔軒先生明天來，並且兩次嘻嘻的笑着說：『現在都興短衣服，也不費幾個錢。』他的態度是那麼親切、活潑，使鎔軒先生很樂意的接受了他的提示，不過却沒有吐口，只在心中暗暗的笑。後來又隨便談談，獨軌車的發明經過，鎔軒先生就告辭出來。鄧送他下樓時候，把「短衣服」的話又順便提了一次。爲恐怕鄧開舉心中罣記，鎔軒先生笑着說：

『是的，明天我來的時候就換身短衣服。』

鎔軒先生一面走一面考慮買什麼衣服；又看看身上的這件肥大的藍布大衫，走起路來撲

閃閃的，活像一個撲燈蛾，自己也覺得好笑。到了大智門，他花了三塊半錢買一身現成的藍布制服，三塊錢買雙皮鞋，一塊錢買個大皮包，又一塊錢買頂禮帽。第二天鄧開舉一見他就笑了起來，打量着他的身上說：

「這不費幾個錢啊。」

「看，十塊錢沒用完嘛。」鎔軒先生笑着說，十分快活。

鄧開舉脫下工裝，換上西服，帶着鎔軒先生到各處參觀，却沒有領他去見副廠長。鎔軒先生到這時才恍然明白：「啊，他叫我今天來，原來是要我換過衣服來！」他跟隨在鄧的後邊，先到了圓車間。這兒有幾十部圓車在一處，所有的機器都在動，人都在忙碌着。圓車間的領班的約摸有四十多歲，看見鄧和客人走進來，趕忙從他自己的辦公桌邊站起來，十分恭敬。鄧的態度很嚴肅，介紹說：

「這位是鐵道部的委派，管理局的邀請，監製獨軌火車的盧鎔軒先生。」

鎔軒先生不由的挺起胸脯，抱緊皮包，臉上的肌肉忽然間繃得挺緊。參觀過圓車間以後，鄧

開舉又帶領他到別的房間參觀，都是一樣的介紹詞，受着同樣的尊敬。各處參觀後，鄧忽然又活潑起來，親切的笑着說：

『這樣一介紹，你以後再到各處參觀時就方便多啦。』

從此，鎔軒先生每天早晨很早的便起來，自己用小爐子做好飯，吃畢，洗淨鍋盪，鎖上房門，從大智門坐免票車趕到劉家廟。工廠裏下班以後，他又坐火車到大智門，下午再去。每天往劉家廟往返四趟，只有星期天才有工夫辦一點別的事情。

在鄧開舉的辦公地方，有人專門管繪製圖樣。鎔軒先生常常將自己所設計的樣子說給繪圖員，繪圖員把樣子很科學的繪製出來，然後交給鄧開舉，鄧閱後再交給翻沙工人。鄧因為是個負責人，總在忙着，很少工夫跟鎔軒先生多談；有時，當鎔軒先生正在讓繪圖員繪製圖樣的當兒，鄧開舉活潑的、匆匆的走過來，鑿着近視眼鏡向繪圖桌上看一看，又笑嘻嘻的趕忙走開。鎔軒先生的大部份時間不是和工人們在一起，便是一個人默默的觀察，研究。由於鄧開舉的那次介紹，不管他到哪一個工人面前，都對他十分客氣。他唯一感到不便的，是正在做着時如果忽然發現

新問題，縱然要改正一個小部份，也必須經過繪圖員畫圖樣，鄧開舉閱過，交下，這一些呆板的手續罷了。

工廠中放了許多機車和車皮，有平漢路的，也有隴海和津浦路的。鎔軒先生常常蹲在機車或車皮旁邊，靜靜的，專心注意的觀察着，完全忘掉了身子被紅日燒烤。從各個機器間裏發出的嘈雜聲音，在他的耳上變得非常遼遠了。他的視線在槓桿、輪子、螺絲釘之間，慢慢的移動着，有時久久的凝定在一個地方，彷彿他正努力的用他的銳利的視線透進到鋼鐵內面。如果他忽然有了新領悟，他的眼睛便煥發出喜悅的光輝，搖動着頭，繃緊嘴唇，從鼻孔發出來哼哼聲，於是他的心思立刻就移到獨軌車上。有時一個問題沒解決，他就在回大智門去的火車上想，在客寓中燒飯的時候想，吃飯的時候想，洗刷鍋盪的時候想。只要一想，就像鐘停了擺，一動不動的出起神來。

又是不斷做，不斷改，每一點一滴的改進都花去他無數心血。一位聰明而好心的工人看見他這麼費事，成功的希望還十分渺茫，就向他貢獻了一個「妙計」。他告訴鎔軒先生說，法租界

住有一位外國人，很是精巧，最好去請他設計。聽了這建議，鎔軒先生感到了一點委屈，然而却勉強的笑了，說：

『莫相信外國人樣樣都比我們中國人好。要是他們能做獨軌車，我們何必再苦苦研究？』

有一次鎔軒先生正在告訴一位鐵工給獨軌車安一個磨盤，旁邊有一位工人忽然插進來，說：『只有四個輪子的車皮才能安磨盤；兩個輪子的車皮尙且不能安，何況是獨輪的？』但安磨盤是對獨軌車構造上的一大改進，鎔軒先生認爲是勢在必安。那位工人堅持說：『盧先生！不信看看，別說我們平漢路沒有兩個輪子安磨盤的，就是隴海跟津浦路也都沒有！』鎔軒先生要爲獨軌車安磨盤原是從觀察各鐵路車皮得到的啓示，却沒有注意到只有四個或八個輪子的才能安磨盤。不過他對於獨軌車如何安磨盤已經考慮了無數遍，絲毫也不爲這位工人提出的實證改變信念。他怕担任做磨盤的工人聽了這話後會三心二意，便和藹的笑着，以堅決的口氣說：『我說行，一定行；如果不行，我從此不再研究了！』結果是鎔軒先生勝利了。

差不多花費了半年時間，新的模型造成了。這新模型比舊模型有兩大改進：一是將原先的

路路基改變成了鼓面路基，二是新加了一個磨盤。鎔軒先生帶着凱旋的心情，懷着無限的希望，又遞了一個呈文，請求機工兩處試驗新模型，在客寓中對着新模型他幾乎高興得不能入睡，因為這新模型的每一塊零件都是他的心血鑄成的。他想着，苦總算沒有白吃，時間和精力和金錢也沒有白消耗，如今誰能說他的生命沒有開花結果呢？

五

在約定的時間，鎔軒先生跑到了鹽業銀行，同機、工兩處的處長們在四層樓頂的平台上舉行試驗。試驗畢，兩位處長互相的望一眼，有一位露出爲難的神情，對他的同事小聲說：『這非錢不行！』隨即他們膀靠膀的離開模型，站在幾步外咕咕囁囁的商量起來。鎔軒先生也向後退了兩步，他的心不由的提得很高。處長們商量過後，轉回來對他說：

『盧先生，你暫且請回，三兩日內我們答覆你。』

聽了這句話，鎔軒先生的希望突然間冷了半截。但爲着一種自尊心，他沒有再問別的話，僅只望着他們的臉孔怔了一怔。處長們叫工友來替他收拾模型，他拒絕了，要自己親手收拾。因爲，他相信沒有人會同他一樣的愛惜這模型，沒有人會想到這裏邊每一個小零件都浸潤着他的生命。將模型小小心的拆卸開，堆在一起，鎔軒先生帶着懇求的意味囑咐說：

「請你們關照一聲，不要把牠弄亂了。」

「你放心，不會的。」

兩天過去了，第三天也過了，却沒有一點消息。鎔軒先生一方面天天懸掛着機，工兩處的答覆，巴不得立刻就知道結果，一方面又多少對接到他們的答覆感到害怕。拖延的時間越久，他對於成功的希望越懷疑；越害怕知道結果，却同時越渴想知道結果。幾次他想到寫封信或親自去詢問一下，但爲着自尊心，他只好忍耐的靜靜等候。過了一星期，他再也耐不下去，便橫了心去見左德新。坐定後，左先生先向他笑一笑，問：

「盧先生，今天咱倆談公事話呀還是私話？」

鎔軒先生想一下，覺得左德新說這話必有緣故，就問：「公事話怎說？私話又怎說？」

「公事話說一句當一句，私話只算閒談。」

「當然私話啦。」鎔軒先生笑着說，笑得很沉重。

「要說私話麼，第一我勸你莫要灰心。莫說你只來這一趟，就是十趟，只要成功，莫說你這幾

個月，你就是幾年成功，也就不錯啦。」

「到底我這個獨軌車能成不能成？」

「你這個獨軌車利用重心降低，和外國人的研究不同，當然很有研究的價值。但是你這個獨軌車只能算才誕生啊，還很幼稚，不能夠就算成功，沒有問題啦。現在要是繼續研究，非有大筆的款子不行。盧先生，你想，即讓我替你批准，處長也未必通得過，因為沒有這筆款子呀。」左先生拿起一張公文底稿來，特別和藹的安慰說：「我只給你批了未臻全善五點，請你不要灰心啊。」

「我這當然是未臻完善，」鎔軒先生說：「你們的火車已經發明了二百多年，能夠說已臻完善麼？」

左先生又笑了起來：「那也不能說已臻完善。機械進化，日新月異，誰能說已臻完善？」

鎔軒先生有一兩分鐘沒有再說一句話，眼光落在那張公文底稿上，但實際上並沒有用心去看。左德新先生大概不願看見像鎔軒先生這樣的苦心研究者的完全絕望，又貢獻意見說：

「你們河南的建設廳長現在在此地，要是你有意思見他，我可以為你介紹。河南計劃修許

光鐵路，山西也要把同蒲鐵路修通，湖南也打算修一條輕便鐵路，你可以同他們接洽接洽。」

鎔軒先生冷笑幾聲，說：「政府完全在欺騙老百姓！現在大智門車站正在修花園，政府修花園供少數人娛樂有錢，試驗獨軌車爲人類謀幸福就沒有錢了！」

因爲憤慨，鎔軒先生說話的聲音稍大，引得全辦公室的人都吃驚的向他看着。左德新沒有生氣，又笑了笑，嘆息說：

「盧先生，你是看慣了報紙，腦筋太固執了。」

鎔軒先生呼了一口氣，乾脆的說：「那，我要回去！」

「回去麼，我這裏可以給你一張免票。」

「我能來也就能回去，用不着要免票。」

「這是我的一點小意思。」

「左先生的好意我當然很感激，不過免票我不要。請將我的獨軌車模型交我帶回！」

①從河南的許昌到湖北的老河口（光化縣）

『那不行吧，』左先生平靜的說：『你把模型拿回去，我們化了不少錢，怎麼報銷呢？』

『新模型化了我不少心血，我要留個紀念。這一點我向左先生求個人情：原料既是你們的，那嗎我把工料錢拿出也行。』

左先生想了一下，說：『好吧，你把模型拿走吧。』

黃昏的時候，鎔軒先生回到他的客寓裏，腦海中又脹又悶，像滿滿的塞着木柴。半天來他一直像失去了魂靈似的，不知道如何才能將心中的苦悶排解。一方面他憎恨這敷衍鬼混的時代和社會，一方面又後悔他自己的徒然努力，並爲着許多人對他的期望感到慚愧。對着孤燈，他一會兒坐下去，一會兒站起來在地上走來走去，常常不自覺的從鼻孔中呼出來深沉的悶氣。這一夜他沒有好好的睡覺，除掉失眠的時候就被奇奇怪怪的夢所苦惱。第二天早晨起來，他的腦筋越發疲困，幾乎沒有勇氣再去想他的發明事業。幾天後，他帶着一顆空虛的心，順着襄花公路回到老河口去了。

●從平漢路的花園車站到襄陽對岸的樊城。

六

在灰心喪氣中過了幾個月，鎔軒先生又恢復了研究興趣和勇氣，從新把獨軌車模型拿出來想法改造。到民國二十三年，他已經將凸面路基改正爲平面路基，把左德新先生所指出的未臻完善五點一一改正。鎔軒先生又高興得像得到了王冠一樣，讓朋友們來參觀他的試驗。一位朋友看過後忽然笑起來，用嘲諷的口吻說：

『嗨嗨，你這新發明真不錯，由獨軌改進成三軌了。』

這一瓢冷水澆在鎔軒先生的頭頂上，使他倒抽了一口氣，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原來他爲要防止車廂向左右歪，除主軌外又安配了兩個輔軌。經這位朋友一提示，他才恍然大悟了這改進是如何蠢笨。又是一段苦思研究，結果他發現了，他解決了，這就是：想使獨軌車行停平穩，非使重心降低，絕對固定在適中處不可。任何車子，重心愈低則愈穩，愈高則愈不穩。過去一切車盡都

是軸上承重，所以重心左右不定，有翻車危險，今後應該使軸下懸重。過去的車因為是軸上承重，所以只好將車輪縮小，以求減少翻車機會；今後既然改為軸下懸重，車輪就可放大，而車輪愈大則愈快，是人盡皆知的簡單道理。鎔軒先生認為這「軸下懸重」是他的重大發現，是車的一大革命，高興得幾乎要狂叫起來。跟着，他就着手去解決一連串的新問題了。

大熱天，他又一個人躲在樓上，從事試驗。他把一塊小木板吊在桌檯上，一會兒用指頭在這兒加點壓力，一會兒用指頭在那兒加點壓力，看牠如何的擺動，又如何的尋到重心。陽光從窗口射進來，慢慢的移到正南，半天的時間都在觀察和思索中打發完了。有人幾次的來到樓下，呼喚他下樓吃午飯。鎔軒先生每次都答應着，但沒有離開他的小木板，實際上他並不曾注意到他在答應。人們等不着他下樓吃飯，只好替他盛一盤飯送到樓上。過了半晌，人們不見他呼喚添飯，覺得奇怪，猜到他又在「發瘋」了。於是人們偷偷的走上樓梯，看着他的像貪玩着迷的小孩子似的動作和表情，互相的擠眉弄眼，暗暗發笑。剛才給他盛來的一盤飯原樣未動的放在旁邊，看樣兒已經涼了。

像上邊這樣的「發瘋」狀態。在鎔軒先生的生活中彷彿是家常便飯。許多次「發瘋」的結果，鎔軒先生完成了新的設計，那就是將車箱分爲兩半，避免一邊過重，致有傾斜之弊；車箱上有自動平均器、平衡表、糾正器、比重表等裝置。車箱外又有車架。不管車箱中載重多少，以及兩邊載重量如何變化，只有車箱動，車架不動，而車箱的重心始終適中。關於這詳細情形，鎔軒先生有模型也有說明書，在這裏不必細說。鎔軒先生將這次完成的新模型放在軌道上，用手推行，果然是不倒不歪。凡是關心他的人看了這新模型都表示欣慰；他自己更爲這收穫慶賀。

二十五年四月間，他又將這新模型攝成照片，附帶說明，寄呈鐵道部和實業部請求審核。過了許多天，實業部和鐵道部來了公文，要他將透視畫和模型寄去，這可把鎔軒先生難住了。第一，路途遙遠，模型零件容易受損，不是他自己親手照顧，試驗時未必能保險成功；第二，不管在老河口或鄧縣，沒有人會繪透視畫。不得已，鎔軒先生向老河口所在的光化縣縣政府遞個呈文，請求縣長將他的模型審察一下，然後替他向實業部和鐵道部作個證明。當時光化縣的縣長名叫耿心，他像所有的官僚一樣，只恐怕肩頭上担起責任。鎔軒先生遞過呈文後等了很久，等不着一點

消息，便央託一位名叫王南陔的紳士向縣長探詢意見。這位縣長很坦白的告訴那位紳士說：『盧鎔軒的獨軌車已經鬧了好幾年，同鐵道部和實業部發生過交涉；如今我要說這模型不成功吧，我實在說不出什麼道理；如果要我說這模型沒有毛病吧，我又不敢對鐵道部和實業部負起責任。』他還說：『既然盧鎔軒起初呈請實業部和鐵道部審核，如今最好是再直接同這兩部交涉。』瞧，這小官僚是多麼自私，多麼滑頭，多麼的推得乾淨！

鎔軒先生聽了王南陔的回話以後，說：『好，不怕他滑頭，我自然有我的辦法。』隨即他冒着炎熱，騎腳踏車從老河口跑了一百二十里高低不平的路回到鄧縣，取了一本最近頒佈的「獎勵工業技術條例」。據這條例中某條規定：如發明物未能呈送中央時，即呈由地方最高行政機關審核。鎔軒先生根據這一條規定一爭執，耿縣長不得已就把這件事轉呈到湖北省政府。延遲到這年九月，湖北省政府來了批示，內容是：既然盧鎔軒會將獨軌車圖說和模型呈送過實業部和鐵道部，批示有案，就叫該民仍逕呈實業部或鐵道部審核罷了；至於由縣政府派員審核，在法上是有沒有根據的。這個批，不僅光化縣擺脫責任，連省政府也推辭得一乾二淨，可是這班官僚

們就不管他們的中央會頒佈過「獎勵工業技術條例」鎔軒先生到這時才深深的瞭解到官僚們的神通廣大。像他這樣的一沒有煊赫的資歷，二沒有特殊的人事關係，三不會奔走拍馬，四不會投機招搖，在官僚社會中活該倒霉！

他暫時不敢向任何機關呈請審核了。

又過了半年光景，模型又繼續有了改進：放在軌道上任何人用手推動，都可以不倒不歪。不過這時候鎔軒先生的沒有休止的創造精力已經移轉到別的方面：他在爲他設計的「黃河連環堤」向各處呼籲，他在爲着手實現他那企圖改善鄧縣人民生活的水利計劃而辛勞奔走。

這時是二十七年的春天。南陽專員朱玖瑩有一次來鄧縣視察，給獨軌車的辛酸史添一段尾聲。朱專員他看見了鎔軒先生所呈的水利計劃，十分注意。同縣長和紳士們談話的時候他問到鎔軒先生，大家又把鎔軒先生的情形介紹一遍。鎔軒先生有一個分居的四弟叫做兆瑞，在鄧縣做區長，在那時也算是一個二流紳士。當朱專員知道他同鎔軒先生是弟兄時，又特別向他詢問了鎔軒先生的一些近況。夜間，盧兆瑞匆匆跑去叫開了鎔軒的大門，帶着無限興奮的心情告

他說：『今天專員問到，你也許明天會來看你。』鎔軒先生簡直不相信他的耳朵，這一驚可真是非同小可。在鎔軒先生的半生中，從來沒有這麼大的官員來看過他，這豈不是劉玄德三顧茅廬麼？這豈不是他的「出頭之日」麼？他渾身緊張的，心中七上八下的，向他的四弟詳細的打聽專員究竟是怎樣的詢問和怎樣的表示。隔着窗子，鎔軒太太已經聽明白這一個天大的重要消息，不知是喜歡還是害怕，禁不住四肢索索的打起顫來。她趕快摸索着穿好衣服，悄悄從床上下來，來到院裏，打量着丈夫和四弟的神色，又打量着兆瑞的那兩個護兵的神色。這時，丈夫在她的眼睛裏突然間變做了一個偉人，好像她直到此刻才猛然發現他是一個可敬的英雄。過去，多少年的痛苦，和將來，那像閃電似的突然而來的，多麼令人不敢相信的希望，混亂着他的心，激動得她說不出一句話，眼淚幾乎要迸流出來。鎔軒先生一面同兆瑞談着話，一面也拿眼睛向太太的臉上飄。他好像窮蘇秦剛掛了六國相印，第一次在太太面前消失了慚愧心理。『你快點打掃院子，』他理直氣壯的吩咐太太說，『明早就來不及啦！』爲報告這件喜信，鎔軒先生同兆瑞又一起到住在街對面的父親那裏，把老人從夢中叫醒，詳細的說給他聽。回來後，鎔軒先生幫太

太將院子和房間通通的打掃乾淨，又將他的模型以及歷年來所接到的各種批示，都整理一遍，準備給專員和縣長參觀。這一夜，鎔軒先生和太太都幾乎沒有睡覺。他設想着明天見了專員的種種情形，專員可能怎樣問，他應該怎樣答，以及以後如何。她想着將來，將來，將來一旦有了好日子，也不枉受了這麼多年苦；而且，她甚至不敢期望將來有好日子；她只希望專員明天能夠來一綫，千萬不要不來了。因為只要專員明天來一綫，她在別人的面前就有光彩了。

第二天早晨，朱專員同着縣長，由鎔軒先生的四弟兆瑞領導着，到鎔軒先生的家中來訪。鎔軒先生全家大小，連他的父親義東先生，早就在緊張而不安的等着迎接。當一聽說專員和縣長們快來到時，一家人越發的慌亂起來。大門內有四扇隔扇門，平素只開一扇偏門，此刻義東老先生才想到從前「大開儀門」的隆重禮節，叫鎔軒趕快將中間的兩扇打開。正慌亂中，官們到了。參觀了他的黃河連環堤和獨軌車兩種模型，朱專員很佩服他的巧思，說了些鼓勵的話。但他又何嘗不是官僚？他何嘗對科學有真正的瞭解和重視？他想到專員公署在南陽有一個鐵工廠，好像是臨時衝動，便邀請鎔軒先生同他去南陽作鐵工廠的廠長。鎔軒先生推辭不過，過了一天，只

好同專員一道坐汽車去了。但去了幾天，鎔軒先生又託故回來，不再去了。別人多以為他放棄了一個好機會，但鎔軒先生想：幹了鐵工廠廠長不過多製造一些槍炮，多殺害一些人，對自己沒益，對人類又有啥好處？於是，鎔軒先生依然過他的窮苦生活，埋頭幹他的水利事業，繼續在社會上碰硬釘子。獨軌車雖沒有完全放下，但他又另外「發瘋」了。

七

爲敘述鎔軒先生的第二種「發瘋」我還得將筆尖轉回到兩年以前。

二十四年黃河又打開口子，釀成了一次大災。鎔軒先生的家鄉和黃河距離很遠，隔着邙山、嵩山和伏牛山脈。雖然黃河永遠不會淹沒到鎔軒先生的家鄉，鎔軒先生却關心黃河，常常奇怪着爲什麼幾千年來人們竟然不能將黃河制服。

也就是二十四年的夏天，鄧縣的雨量也特別多，鎔軒先生的房子被雨水泡場兩間。夏天的雨季過後，他請了幾個泥水匠來給他修蓋房子。一天中午，太太把午飯預備好了，鎔軒先生去叫泥水匠回院中吃飯。外邊土堆上放着一把錫茶壺，他怕會丟失，順手兒提了起來。壺中還餘有半壺冷茶，他歪着壺嘴，把冷茶倒在土堆上，同時低頭閒望着這股水如何在地上奔流。看着看着，他發現了一串問題，一面思索着走回院裏。

泥水匠們蹲在屋簷下吸煙休息，等候吃飯，鎔軒太太在廚房中，鍋上一把，鍋下一把，忙得連擦汗的工夫都沒有。一串新問題纏繞在鎔軒先生的心上，他趕快爬上平房，利用平房的坡度，用泥土築些堤壩，倒了一壺水試驗起來。泥水匠們忽然見水從屋簷上面往下落，大家吃一驚，仰起頭叫了起來。鎔軒太太從廚房裏向房坡上飄了一眼，帶着埋怨的口氣說：『真是，快點下來端菜吃飯吧！』鎔軒先生笑嘻嘻的爬下平房，很得意他的試驗，只可惜有些問題還沒有十分弄清。午飯後他又爬上平房，一次一次的繼續試驗。一會兒他向河槽中倒下去一些水，一會兒他搖動着腦袋琢磨，經過不知多少次試驗之後，他弄清了怎樣使混水在流行中放淤，澄清……於是「連環堤」的雛形誕生了。

一個問題倘若遇着普通人，牠不是像影子一樣的從心上朦朧的飄過，便是像蜻蜓點水似的在心上點一點，依然飛走。但遇到鎔軒先生，問題就很快的在心上生根，發芽，滋長。倘若這問題是較有價值的，他就日日夜夜的用心血去澆牠，立等着牠開花，結果對於黃河連環堤，鎔軒先生無論怎麼也丟不下去。他常常在苦思後被一點一滴的發現所衝動，提起筆在棉紙上繪個圖樣，

或記下一條兩條的零星意見。漸漸的，他的理論嚴密了，成了一套。他認爲黃河橫貫九省，人民在萬萬以上。有天然的水利不用，將自然的航運放棄，浪費盡人力財力，修築那兩條死堤，想勉強把河水管束，結果反將良好的淤壤囤蓄堤內，助水爲凶，將最柔最弱的水漸漸逼高，激成大患。就讓是所築的堤堅牢鞏固，然而堤愈高，水愈深，壓力愈大，必然使水從沙層中透過堤外，卽一般人所說的平地起蛟。況且滔滔洪水，只憑兩道死堤，不僅容易被洪水沖決，也容易在國際戰爭時被敵人炸開口子。鎔軒先生所設計的連環堤是像魚刺一樣的向旁邊展開，各堤不相銜接，却連環相套，灣斜相引；洪水出堤，只能向上倒流，展寬河面，分弱水勢；倒流之水愈上愈淺，終至與地面等平。而且，洪水所攜帶的泥沙必沉澱於倒流尖端水勢最弱之處。這樣一來，河裏邊的淤壤就自然而然的被洪水輸送到堤外，變成了肥沃的耕田，同時將澄過後的清水流入河內，刷深河槽，以利航運。鎔軒先生發現了這治黃河的辦法之後，他的興奮不下於完成獨軌車模型時候。但畢竟他對於黃河的情形有點隔膜，對古今來的治河辦法也缺乏研究，這使他的自信心常常搖動。因此，在這時候，他急於要知道別人是怎樣治黃河，尤其他要知道別是不是會想出或使用過他的辦

法。

鄧縣是一個文化荒涼的地方，既沒有一個圖書館，也沒有一個人能解答他的疑問。多虧了鄧縣還通郵政，鎔軒先生就偷偷的以恭敬的詞句向外寫信。但向誰寫信呢？鎔軒先生沒受過高等教育，不認識這方面的專家學者，並且也不知道有什麼機關來專管這種問題。因為知道有個華北運動會，他猜想也許有個華北水利委員會。於是他把一封信抄了幾份，分寄向開封、北平、天津和上海等地，希望能碰巧找到了這個機關。他的信是九月十八日投郵的，果然到十月間收到了華北水利委員會從天津來的回信。信上很客氣的告訴他說：華北水利委員會主管區域係黃河以北注入渤海的各河流，他所詢問的問題係黃河水利委員會主管的事，該會的會址在開封，可以給該會去信，一定有圓滿答復。鎔軒先生接到這封信非常高興，就立刻向開封的黃河水利委員會去了封信。但他的信還沒有寄到開封，開封的黃委會已經有復信到來。原來九月十八日那天鎔軒先生向南京也發了一封信，郵差把那封信送到黃委會的駐京辦事處，辦事處又把信轉到開封。當時黃委會的主任委員是李儀祉先生。李先生是專家學者，認真作事的人，不是官僚。

所以鎔軒先生的信一到他手裏立刻就交到第一科，回了一封信，又贈送一本該會出版的黃河概況及治本探討。爲了這封信和這本書，鎔軒先生永遠感激着李儀祉先生。他常常很幽默的說：『要是起初就遇着孔祥榕，咱倒真是省事啦！』這句話也表明了他對於李的接手人孔祥榕是多麼憎恨。

鎔軒先生爲急於解決疑問，恨不得把黃河概況及治本探討這本書一口吞下。讀完之後，他發現所有歷代治黃河的辦法都有毛病，都和他自己的意見不同。於是他的胆子壯起來，自信心加強了。他把自己的意見仔細的整理一遍，用毛筆又一條一條的抄在棉紙上。有時在夜裏他想起來一點意見，恐怕忘掉，就趕快點着小油燈去修改或補充已經寫下的計劃。鎔軒先生不善於做文章，常常感到自己寫出的不能夠十分圓滿的表達出自己的意見。當他用筆和棉紙將自己的意見整理過後，又請朋友來替他把文字加以修飾，然後再請人替他抄寫。他太太看見他黑夜白日的忙着這些事，把正事放下不管，瀰了一肚子說不出的反感。她想着，別人的丈夫或教書，或做生意，或管公事，都能夠養家糊口，像四弟兆瑞還一天一天的排場起來，二弟鏗齋在河口開

鐵工廠也發了大財，倒是自己的「外廂人」有一肚子的本事不往正處用，工藝實習所早不幹了，幾年來指望賣貨底子過日子，眼看着坐吃山空，孩子們又添了一大堆，怎樣好啊！雖然鎔軒太太是一位難得的賢慧妻子，到這時也時常按捺不住的說他，吵他，希望他早日回頭。有些朋友們聽說他在發明「黃河連環堤」，見了他就好意的澆他冷水：

「你呀！你光幹一些摸摸天冰涼的事！爲獨軌車你鬧了好幾年，鬧的啥牌名？幾千年來沒有人把黃河治好，現在你要來治黃河，看看不是閒操心！」

不管周圍的人們怎樣說掃興話，鎔軒先生把央人替他抄寫的東西陸續投郵了。那是同樣的四份東西，每一份包括着呈文，履歷，圖樣和說明書。他把每一份仔細的校對一遍，整齊的折疊起來，裝入大的信封中，親自去掛號投郵。一份他寄往實業部；一份寄軍委會；一份寄黃河水利委員會；又一份寄山東省政府。這些文件都是在十二月初寄出的，到二十五年元月二日，首先收到了實業部來的批示，說治黃河歸全國經濟委員會主辦，把他寄去的文件退還了。隔了一天，山東省政府來了批示，說已經把他的文件轉交給山東省河務局了。在接到這又鬆又涼的批示的同

時，鎔軒先生也接到軍委會來的批示。這批上說：『審核所陳，尙有見地，業交黃河水利委員會參考矣。』雖然這個批比山東省政府的批只多了一句不着邊際的獎勵話，却給了他很大鼓勵，他一直把這句不着邊際的獎語看做殊榮。後來他把這個批裝進鏡框，懸在他的既是客室又是工作室的那兩間小屋的正中牆上，並且還把這個批攝成照片。鎔軒先生爲什麼把這個打官腔的批如此重視呢？我想，第一是因爲鎔軒先生畢竟是一個心地單純的科學工作者，把公事話太看得貨真價實；第二是他碰的釘子太多了，一星星兒的安慰就可以使他滿足，使他永遠的心中感激。不用說，這一夜鎔軒先生因興奮和幻想而失眠了。

但過了很久，很久，路途最近的黃河水利委員會却沒有回信，正像是石沉大海。

一月八日，鎔軒先生向南京「全國經濟委員會」寄去個呈文，並附有「黃河連環堤」的圖樣和說明書。但南京並沒有這個機關，實業部的批示實在是疏忽之至。過了幾天，鎔軒先生才知道南京有一個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但名字也知道的不很完全。到二十日，他向這個機關寄去了呈文、圖樣和說明書，同時也給開封的豫魯監察使寄了一份。總之，鎔軒先生是八下撲，見縫擠，亂敲門，碰運氣，希望他的苦心發明能叫人切實注意。過了不久，他接到豫魯監察使署寄來的通知，叫他直接向黃河水利委員會申請審核，把說明書和圖樣退回。但雖然向豫魯監察使署撲了一個空，却得到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一封還有希望的回信，說：「候發交本會專門委員研究會審查後，再行核辦。」於是，鎔軒先生一面等候着審查結果，一面又給黃委會上個呈文。

很可惋惜的，當他向黃委會上第一次呈文的時候，李儀祉先生就已經辭了職，由孔祥榕代

理了委員長。他相信，假若李儀祉先生不卸職，決不會不給答復。因為對孔祥榕這種不尊重人民意見的官僚作風十分痛憤，他的第二次呈文的措詞就有點不好聽了。『我本是一個愚民，』他說，『不應多嘴，打擾貴耳。』既然是民國，一切政治上的事情都應該低下頭聽一聽人民的意見；如果人民的意見對，萬不要為他人微言輕就不肯採用。我很慚愧的也是國民一份子，既然有「一得之愚」，怎能不供獻出來？想到這一點，所以在去年十二月間，將我發明的「黃河防洪連環堤」的目的、特點、方法等，詳細的寫了個呈文，又附了說明書一件和圖樣一幅，分抄三分，除一份呈軍事委員會，一份呈山東省政府外，一份呈「鈞座」。軍委會和山東省政府都早有回批了，可是到如今已經過了三個月了，還沒有接到「鈞座」的批示，加一個可否，叫人心懸念，日夜不安。是不是因為「鈞座」公務太忙，還沒有得空兒看我的呈文？或者是正在參考，還沒有施行？不然的話，必是我的意見都不成，絲毫也沒有採取的價值！想來想去，這幾樣必佔一樣。其實，我所以要陳述我的蹩腳意見，既不想出風頭，也不想拿牠做進身的梯子，不過一則想利國福民，稍盡一點國民的本分，二則是「愚而好學」，想聽聽您的高見。「鈞座」的職務是專管治河，經驗豐富，

願怎辦，就怎辦，當然用不着向我這樣的「下愚」徵詢意見。但孔子還謙虛的說：「有匹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我想「鈞座」是那麼高明，一定也具有孔聖人這樣的胸懷，爲什麼吝惜着一個批示？假若以爲我的意見很對，你就應該採納，對於利國福民的事業不能說沒有小幫助。假若以爲我的意見全不對，不用好啦，也何妨指教指教，讓我的心竅開一開，那樣也受你的好處不少了。」自然，鏞軒先生的這番話是用文言表達的。文言在兩千年來官僚們的手裏變成了一種圓滑的文體，所以這呈文雖是在憤懣的質問孔祥榕，却還要稱對方爲「鈞座」，稱自己爲「下愚」，用一些恭敬的字眼兒沖淡了一部分火氣。但是就這樣，孔祥榕也就忍受不住了。過了將近一個月，鏞軒先生接到黃河水利委員會來的批示，內容是這樣的：『呈悉。查前據該民呈送「黃河防洪連環堤圖說」到會，業經發交工務處參考在案。仰卽知照！』看，吃黃河飯的官僚是多麼的會打官腔！鏞軒先生多少天的心血，多少天的期待，就這樣被河官冷冷的、鬆鬆的、淡淡的、一句話答復完了！

到七月尾或八月初間，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又來了一封公函，告訴鏞軒先生說：他的連環

場說明書和圖樣經專門委員會水利組第一次會議議決，交黃河水利委員會孔委員祥榕，張委員含英，審核去了；如果他有另外的意見，可就近直接向黃委會陳述。鎔軒先生沒有什麼可陳述的，因為他的勇氣快要被官僚們折磨完了。他現在簡直不好意思再把厚厚的大信封送往郵局了。他常常神經過敏的覺得郵局的人們在暗笑他，朋友們也在暗笑他，笑他發瘋，笑他做的是「摸摸天冰涼」的事。過了一個多月，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又來了一封信，說是孔委員報告審核結果，認為連環堤用意很好，只是建築時所需的人力和財力過巨，一時不容易辦，打算將原圖和說明書留供參考。信上還說：等水利組開會時，這個審查報告和原送的圖樣和說明書，還要提出來報告討論。鎔軒先生沒有再興奮，再幻想，也沒有再遞呈文。不像對於獨軌車那麼固執，他打算放棄了。

秋天過去了，冬天來了。鎔軒太太為着替孩子們預備冬衣作了不少難，一天到晚的發愁着以後的日子。從前，她看見鎔軒先生為他自己的發明而廢寢忘餐，而興奮，而狂歡，或聽見他渾身動動的對朋友大談着他的發明，他的夢想，她雖然不肯相信他，但心中未嘗不暗暗的祝禱他能

夠成功。如今，知道他八下撲了空，她的心上又陰暗，又沉甸甸的，便忍不住要埋怨他的浪費精力，不顧生活。鎔軒先生很明白他太太的心思，也很同情她，自己反覺得慚愧起來。不過鎔軒先生是一個感情旺盛的人，只要有人同他提起來他的發明，他立刻就忘掉了生活的沉重担子，像說教似的，滔滔不絕的談了起來。有時在客人走後，太太對着他撇撇嘴說：『哼，真是瘋子！』鎔軒先生回答說：『我是瘋子，難道剛才來的這一位也瘋了嗎？』太太帶笑的肯定說：『不是瘋子還不來找你哩！』鎔軒先生不再同太太辯嘴，無可奈何的笑了起來。走進他的那兩間既是寢室又是客室和試驗室的小屋中，他望着他的獨軌車和連環堤等等模型，心中始而有不少牢騷，繼而又充滿空虛。是的，鎔軒先生是孤獨的，寂寞的，幾乎沒有人對他有真正的瞭解！

有一天來了一位朋友，同鎔軒先生談起來「黃河連環堤。」鎔軒先生把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來的信拿出來叫這位朋友看了，這位朋友給他打打氣，問他說：

『到底你這連環堤建築時是不是要費很大的人力財力？』

『不費呀，』鎔軒先生攤開兩手說。『我這連環堤靠近河岸處可就舊堤改造，其餘就地』

的自然坡度築堤，愈往上，水愈緩，堤愈低。不要說建築時所費人力財力並不過巨，即使費不少人力財力，但我這是一勞永逸呀。連環堤築成之後，不僅有利國防，並且可以澄清黃河之水，使兩岸都變爲肥沃土壤……」

「既然所費人力財力並不過巨，」這位朋友截斷他的話頭說，「你還是趕緊再呈份公事，詳細的說明理由和實施步驟。你沒看，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對你的意見很重視哩！」

在這位朋友的慫恿和幫助之下，銘軒先生又把連環堤的說明書大大的補充一次，在二十六年元月初，分呈軍委員，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和黃河水利委員會。「反正咱是老百姓一員，」銘軒先生說，「不怕誰撤職！」經濟計劃委員會很快的來了回信，說：

台端對黃河水利，一再規劃，熱心毅力，至堪欽佩！除將修正書圖再交本會專門委員會水利組審議外，特先函覆。

銘軒先生將這封信讀了一遍又一遍，叫每個關心他的發明事業的人們看，背給他們聽。隨即，他又向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補呈一份水利計劃。二月初，收到了黃委會來的批示說：

查所送連環堤圖說，用意頗佳；其建築方法及效能，亦不無理由。惟全河堤防長至八百公里，各段河勢、堤距、地形，又至不一律，似不能以此項簡單設施，控制全河。除交工務處存備參考外，仰即知

照！

按說，接到這一個措詞圓滑的批示後，鎔軒先生就該放手了。他還是不肯放棄，咬住鐵釘，滴溜，對這個問題一定要弄到水落石出。雖說這是科學者應有的認真態度，但處在這官僚社會中，却未免有點不識相。他沒有想到：如果中國的政治上軌道，建設成現代國家，黃河自然就不會爲害；不然的話，讓你有天大本領，用什麼辦法都沒法征服黃河。忍耐到四月下旬，他「鑿而不舍」的又弄了份「治黃連環堤補充說明」，分呈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和黃河水利委員會。五月初，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來了回信，說是台端以前送來的那些文件，經交本會專門委員研究會水利組審核結果，決定全部留供該組起草水利方案時參考，這次來的文件也參加進去了。跟着，黃委會也來了批示，舉出來一些理由把鎔軒先生的建議加以批評，認爲：「尙不無窒礙之處。」一場公案，到這時告一段落。但鎔軒先生並沒有死心，他把黃委會來的批示又逐句加以反駁，保存起

來，等着黃河再打開口子時拿出來發表。他憤慨的說：

『好，到那時讓社會評一評誰是誰非！』

九

中國是落後的農業國家，種田地吃飯的人口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種莊稼又叫做靠天吃飯，其實應說是靠水吃飯，因為水缺了旱壞莊稼，水多了淹壞莊稼。鎔軒先生對於農業自始就很有興趣，所以對於水利的問題特別關心。雖然爲「黃河連環堤」的設計他碰了許多釘子，但他對水利的關心却沒有改變。不僅沒有改變，簡直愈來愈熱心起來。不過他把眼光從黃河移回故鄉，要在本縣裏實現他的治水的美麗的夢。

據歷史和志書的記載，鄧縣在古代原是一個水利很發達的地方。如今外鄉人打鄧縣經過，只看見乾巴巴的一片平原，風一起漫天黃灰，一月不下雨遍地枯槁，決不會想到在幾百年前這兒也像南方一樣的遍地活水，是極其富饒的魚米之鄉。鄧縣的水利是從東漢開始的，一直到明朝才完全廢壞，到如今鄉下還有許多村鎮以堰和陂作爲名子。相傳當水利全盛時，全縣有三十九堰，四十八陂。堰與陂之外，有許多水泉也都淤塞了，只餘下一點兒沒有什麼用處的涓涓清水。

鄧縣在古代水利之盛，被記載在史鑑上，縣志上，永遠被後代的人們嚮往。當鏞軒先生想恢復古代水利的時候，鄧縣不僅是一個乾巴巴的地方，而且還大半是悲慘神祕的荒原，可以稱之爲「中國腹地的草原。」爲使讀者明瞭當時的情形起見，在這兒我稍微把筆尖轉一轉，爲你們畫一張草原的速寫畫。

走出鄧縣土城（外城）的小西門，向西南走，約摸有十里出頭的樣子，就開始踏上荒地。這兒，村莊稀疏了，樹木也少了，荒草以氣勢凌人的姿態同莊稼擠在一起。再往前走，愈走愈荒得厲害。當你走出二十里左右的時候，你完全迷失在茫茫無邊的荒草地上。草淺的地方漫着膝蓋，深的地方平着胸膛，更深的地方沒進去你的頭頂。村落是完全沒有了，地界隣也沒有了。你常常找不到荒廢的道路，只好沿着一種很窄的小路走，一面走一面用雙手分着草莽。這小路並不是用人的腳踏出的，而是上百上千的兔子，成羣結隊的在荒原上跑，第一個領隊的兔子從荒草稍稍稀的地方跑過後，後邊上百上千的兔子跟着跑過去，以後牠們仍然從這條路上走。於是就形成了很窄的縱橫小路。你沿着兔路正走着，也許會驚起來幾隻野鷄，也許會遇見黃鼠狼或狐狸，也許

會發現一隻狼或一羣野豬。當你在荒草中發現一堆瓦礫，一口廢井，一個石滾或碾盤之類的東西時，你不妨站住想一想，想一想在幾年之前這兒還是一個有幾十戶人家的村莊，而如今完全毀滅了。

在這茫茫的荒原上，每隔十幾里或二十幾里遠，也有尚留有人烟的地方。這兒照例有一個土寨，幾座碉樓，一片新蓋的磚瓦房子，帶着槍眼和高牆。在這堡壘式的宅子裏邊，照例住的是一位「山大王」，統治着附近的幾個殘破的村落和一大片沒人的荒區。他原是一個土匪頭，而如今變成了民團的營長或連長，另外有一個聯保主任替他辦理着地方「政治」。他們的手下人，也算是「兵」吧，穿着便衣，身上掛着步槍和子彈袋，腰間又掛着一隻鴿鶉籠。如果他腰裏插的是一把盒子槍，那出眼的就是綁在盒子槍上的紅綠絲繩和縶子。他們常常無聊的放着閒槍，槍聲在荒原上特別的顯得清脆。在這兒，有武器就有公理，打死一個人和打死一隻野雞一樣的毫不稀奇。

上邊所描寫的這個荒區，向西去一直伸到同淅川縣的交界處，向西南去伸到湖北光化縣

的邊沿上；牠從西北向東南作弧形的掃過去，直掃進湖北的襄陽和棗陽境內。鄧縣古代水利的所以廢，是政治造成的；如今肥沃的土地之所以變爲荒區，也是政治造成的。在吃人的政治條件下，水和土也不會歸善良的人民享用！

鎔軒先生畢竟是一個「科學家」，對政治不很理解。世界上有很多的真正科學家心地都比較單純，有時天真得像小孩子一樣。鎔軒先生也不例外，所以他企圖憑着他的呼籲和努力使廢墟恢復繁榮，使地獄升爲天堂。每次他同人談起他的計劃時就立刻精神飽滿，興奮欲狂，比手劃腳的侃侃而談，用堅信的口調大聲說：『必使上至天空，下至地底，所有之水，用之能留，放之能去，永無水災旱荒，這才是我的計劃！』他相信他的計劃一旦實現後，全縣農民家家有餘，個個溫飽。我們的鎔軒先生決沒有想到在吃人的政治條件下，別說他的水利計劃永沒有實現之日，就是幸而實現了也不過替少數人增加了喝血的方便。這是在混蛋時代中一般科學家的一般命運，而鎔軒先生就是這樣的悲劇角色。

下面，讓我來報告他是怎樣認真的扮演着他的悲劇。

民國二十四年的秋天，從華北到華中，到處在鬧着水災。在鄧縣，霖雨一連許多天，天好像就要下場了。鎔軒先生悶悶的坐在小屋裏，有時在想着他的獨軌火車，有時在掛心着各地水災。「黃河連環堤」就是在這種掛心中想出來的。有一天他正坐在屋裏邊絞着腦汁，忽然從街上傳過來一片喧嚷。鎔軒先生的一個孩子光天匆忙的從街上跑回家來，上氣不接下氣的報告說：

『刁河的水出岸了！城門都封起來了……』

鎔軒先生打着破雨傘跑上城牆，城頭上已經站滿了看水的人。水勢洶湧的泛濫在田野上，掃蕩了一個村落又一個村落。人、畜牲、棺材、樹木和傢具、草屋頂和麥稽垛，在洪流中漂起來又捲進去，一會兒又漂起來。站在城牆上看水的人們噙着淚，望着這無情的滔滔洪水，不住的向水上的黑點子指點着，驚駭的喧嚷着。鎔軒先生深深的被眼前的一幕景象所感動，胸腔緊緊的收縮

起來。然而就在大家無用的喧嚷中，他又一次想到了征服洪水的偉大計劃。他帶着沉重的心事，一滑一滑的走下城頭，向着他自己的家裏走去。

鎔軒先生熱愛農民，熱愛田園。他曉得這一次水災會發生什麼後果，同時又想到中國人就這樣自古以來受制於自然的暴虐力量：忽然旱了，忽然淹了，一次天災接連着一次天災。他很難過，彷彿無數人的被水淹死，無數田園的被水沖毀，都是他自己的責任似的。雖然鎔軒先生沒有看出來人類不能征服自然的政治原因，尤其在中國，政治的原因更其重要，但他的這種把別人的苦難看做自己的責任的心情却是偉大的，這比別人的空洞的同情心超越得多了。晚上，他一個人兀坐在昏暗的菜油燈下，出神的思考着治水問題。想着想着，他開始把問題集中在一點上，那就是如何用開渠的方法來防備刁河的泛濫。他想着，如果刁河能夠開渠的話，在平時既可以灌溉田地，漲水時又可以減少水勢，免致成災。差不多一整夜沒有入睡，他像發癡一樣的盤算着開渠的事。慢慢的，他的大計劃在心中具體起來：哪兒是幹渠，哪兒是支渠，清楚的展開在他的眼前。他知道西門豹治鄴的光輝事迹。如今他彷彿覺得他自己就是西門豹，他的名子將會深深的

印在故鄉的每一塊土地上，印在每一個人的心坎上，永不磨滅。

窗櫺上微微的泛出灰白，鎔軒先生便一咕嚕從硬棒棒的床舖上翻身起來。他悄悄的把他的兒子光天叫醒，要他幫助他出去工作。他知道如果太太知道了他的計劃，她就會埋怨他不爲眼前的饑荒打主意，又在發瘋啦。只恐怕太太會打擾他的興頭，他連大氣兒也不敢出，靜靜的等待着光天穿衣。等兒子穿好衣服，他拿了一根尺子，和光天都披着被單，打着赤腳，開大門走了出去。

街上冷冷清清的沒有行人，只有他父子倆踏着街上的泥水走着。這冷清很合乎他的心意，因爲一則他素不願同人們多打招呼，二則他如今只怕同人打招呼會岔跑了他心上想到的重要問題。父子倆默默的走出磚城（內城），又走到西邊的土城牆上，看見水勢已經大半消退了，殘餘的洪水順着低窪的地方緩緩流動。他凝望遠方，發現了決口的所在。隨後他爲要知道水流的趨勢，從西城走到北城，又到東城。站立在土城的大東門上，看見洪水沿着一道窪向東方一直流去。他看了半天，忽然一面向兒子指點那道窪，一面快活的叫着說：

「你看，這是多麼好的天然渠道！」

這時候，裏城河和外城河，和土城內所有的低凹的地方，都灌滿了濁混的黃水。鎔軒先生覺得這是難得的好機會，便利用水性等平的原理，將全城的地勢測量一下。雖然他手中只有一把木尺子，沒有儀器，但由於他的細心，大體的情形他已經相當明瞭。等他帶着兒子測量回來時，早飯早已吃過了。爲了免得叫太太麻煩，他忍着餓不聲不響的走上樓去。

從二十四年的秋天起，一年多的時間中，鎔軒先生經常的思索着家鄉的水利問題。常常，他同人們談起來他的計劃，他的希望，人們差不多都認爲他又在發瘋。雖然西鄉的荒區已經慢慢的在開墾，幾年前逃亡出去的農民有的又轉了回來，但地方的元氣離復原的程度還差得很遠。在今天的政治條件下，地方永沒有復原的日子；卽讓復原了，誰能相信地方上的紳士們會能夠爲人民的福利努力？所以，人們從事情的困難上着眼，不能不覺得鎔軒先生又在發瘋了。

二十六年的春天，鎔軒先生開始了他的發展地方水利的艱苦活動。二月九日，他又鼓着最大的勇氣將治黃河的補充計劃寄呈中央經濟計劃委員會，此後就着手去實地調查地方水利的確實情形。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他懷着熱烈的新希望，孤獨的離開家了。

自從鎔軒先生發明獨軌火車以來，沒有心經營家務，經濟情形一天壞似一天，時常受他的太太埋怨。如今眼看着就到荒春，一家大小的生活都在等着他操心安排。然而他的心却牢牢的繫在「水」上，荒春的難關阻不住他的計劃。在下鄉去勘察水利之先，他很爲旅費作難。不得已，他偷偷的賣掉了河口工藝實習所的貨底子，得到了二十來塊錢。誰知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事情很快的就被他太太發覺了。太太看見他是這樣的不顧生活，忍不住吵鬧起來：

『賣呀！賣呀！總有賣你的老婆娃子的一天哩！……反正日子是過不成啦！』

『你聽，光天媽，』鎔軒先生解釋說，『我並不是不知道過日子；只要我的獨軌車弄成，水利弄成，將來想吃啥有啥啊！你，你……』

『哼哼！我不聽你那一套夢話了！我給你騙怕啦！你胡弄了那麼多年，也沒看見你獨軌車有啥用處。我只知道眼下的肚子要緊！』

『我何嘗不知道肚子要緊？你等着，只要我將來的計劃能成功，全縣的，甚至全國的人都有飯吃，還怕餓了你不成？』

『啥子你也弄不成，簡直是胡擺碟！除你自己不彈掙，有時你還要偷偷摸摸的連我紡花賣線的錢都拿去買些碎銅爛鐵……』

鎔軒太太說着說着就按着腳脖子痛哭起來。本來，女人們誰不想有幸福的日子？誰不想她的丈夫能夠做出來一番事業？鎔軒太太看見丈夫多年來不走正路，忽而發明這，忽而研究那，家業快曠乾啦，人快老啦，還是一事無成，早就懷着滿滿的一肚子難過，現在便趁機會發洩出來。經她這麼一哭，鎔軒先生也沒有了主意。雖然太太不能夠瞭解他，但他很同情她，不能不為家境的

一天壞一天感到抱歉。躊躇半晌，他於是從懷中掏出來一個手巾包兒，遮遮掩掩的打開來，數了六塊錢放在桌上。一面趕快將餘下的錢又包好，揣進懷裏，他一面欺哄他的太太說：

「光天媽，錢，統共賣了十塊，給你六塊，我留四塊。」

「只賣十塊？」

「兀那還少？陳舊的貨底子，賣起來三分不值二分的！」

路費有了，鎔軒先生就開始偷偷下鄉去勘察水利。他拿着一根竹竿棍兒當做手杖，戴一頂十八圈的麥楷帽，^①腰間掛着孩子光天的童子軍飯包。他沒有儀器，沒有助手，只企圖憑着他的細心，看一看各個河流的大體情形，和古人利用這些河流灌溉的遺迹。因為在鄉下人的眼中看來，他的裝束既古怪，行動又神祕，常不免引起笑話。好多次他走過村莊，成羣的小孩子尾隨在他的後邊，好奇的嗷嗷亂叫。有一回，一個頑皮的孩子跟着他大聲的叫：

「都來看吶！都來看吶……」

① 一種農民所戴的最粗的麥楷帽，從帽頂到帽緣只有十八圈麥楷纜。

『走開都走開！』鎔軒先生不耐煩的說。『都跟着我幹啥哩？有啥子稀奇？』

那個頑皮孩子的叫聲驚動了半個村莊，立時有許多大人和孩子都從門裏鑽出來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一個女人看見鎔軒先生紅着臉同孩子拌嘴，就不客氣的責斥鎔軒先生說：

『看你這個人，欺負我們的娃兒！』

鎔軒先生無可奈何的聲辯幾句，不好意思的走開了。看鬧熱的人們覺得他是一個半瘋子，望着他哄笑起來。小孩們囂呼着尾隨他走出村莊，而狗也像加鬧熱似的追着他汪汪的狂叫。

大概是勘察刁河的時候吧，他一面細心的觀察水流的坡度和速度，一面編織着他的夢想。他想着一旦他的計劃能實現，這一條靜靜的清流將立刻變成了萬人的恩物；有的地方將安置水磨，有的地方可以磨電，有的地方將開掘溝渠。想着，想着，他彷彿聽見了水磨的嚙嚙聲，麵羅的滴嗒聲，和濺濺的水聲；混和；彷彿看見了一盞一盞的電燈光閃耀在街市上，也閃耀在他的家裏；而且他彷彿看見了這刁河兩岸一眼望不到邊的肥沃原野不再有一點荒地，處處蕩漾着乳色的春水，準備插秧。他越想越出神，眼睛望着河水的深處發呆，時時默默的對着湛藍的水面點頭，

脚步漸漸的遲緩和猶豫起來，最後就停止在水邊了。

一個趕集的莊稼人從他的旁邊走過，看見他的舉動很特別，又看見他的被風刮日晒的憔悴臉色，越發懷疑。那位莊稼人三步併做兩步的走到鎔軒先生的跟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抱住他就往岸上拖。鎔軒先生驚慌的連聲問：『做啥的？做啥的？』那人不說話，一直拖他往河岸高頭，使他遠遠的離開水邊。這是一個距村落較遠的荒僻地方。鎔軒先生疑惑他是個截路的，趕忙說：

『你是做啥子的？我腰裏只剩了十塊錢……』

『你不是想尋無常嗎？』莊稼人鬆了手，帶着疑懼的笑貌對他說。『我以為你是要跳水的！』

『尋無常？我爲啥子要跳水尋無常？』鎔軒先生又好氣，又好笑，鬆了一口氣。

『啊，得罪，得罪！』莊稼人趕快解釋說：『因爲我看見你老是順着河邊走，走走就停下來，瞪着眼睛看水，很像個尋無常的樣兒。』

『啊，我不是來想死的。我是在調查水勢，將來要救活無數受餓的人哩！』

那位好心的莊稼人摸不着頭腦，便看了他兩眼，以爲他在說瘋話，笑了笑，提着筐子走了。

不管人們對他怎樣不瞭解，鎔軒先生毫不猶豫的完成了他的旅行。雖然他的臉孔比從前更黑了，但精神却十分好，因爲他從這次實地勘察中獲得了滿意收穫。一天下午，褲腿上帶着曠野的黃色塵土，他不聲不響的走進了家門。他的太太望着他用一半嘲諷一半埋怨的口氣說：

『好，有賞！怎不再晚回來幾天呢？再晚回來幾天功勞才大哩！縣長接你了沒有？……哼，餓不死，餓不怕的！』

鎔軒先生並不惱，央太太快給他打水洗臉。他相信終有一天他的計劃會實現，那時候自然會使他的太太佩服他，不再在他的頭上澆冷水了。

回來之後，鎔軒先生忙了兩天，將該辦的瑣碎事辦了辦，便躲在樓上去起草水利計劃。許多意見是他早就想好的，而且在心中想過了千遍以上。他採用了治黃河的一部份原理挖渠，拋棄了築死堤，修死閘，而代之以連環渠道。當這個設計快要完成的時候，一個新問題突然從鎔軒先生的腦海中跳了出來，使他的眼睛裏所含的隱約的微笑立刻消失，不由的把眉頭皺起來了。他點着頭，在肚裏重複的說：

『是的，如何能經常的保持着相當水量？』

這問題倘若被一個水利專科學校出身的人遇到了，也許立刻就可以得出答案。但鎔軒先生是沒有學過水利的，也沒有水利工作的豐富經驗，所以他只能在孤獨的苦思中解決問題。他把這問題寫在一張紙條上，釘在牆上，常常目不轉睛的注視着牠。他的腦筋爲這個嚴重問題絞

過幾百遍，一次一次的似乎發現了，跟着又一次一次的重陷入焦急和苦惱裏邊。他沒有什麼可供參攷的書籍，也沒有可以領教的人。在苦悶中他無意的從雜亂的書堆中抽出來一本高小地理課本，帶看不看的翻着。他翻到講洞庭湖和鄱陽湖的那一課，不由的全神貫注的看了下去：

春夏之交，水勢旺盛，江水便注入湖內。秋冬之季，江水涸淺，湖水又灌注入江。這樣調濟水量，既免洪水之患，又可有航運之便。

看過了這節課文，他點點頭，拍一下桌子，嗤嗤的笑了起來。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依照着從上邊一節課文得到的啓示，他想出來利用水庫蓄水的辦法：在河兩岸適宜蓄水的地方建築大號水庫，當雨量多，河水漲時，利用大號水庫吸收洪水，避免泛濫；在大號水庫附近的適宜地方建築一些中號水庫，儲蓄剩餘的水，不使放棄；再在各適宜地方改造凹地，池塘，使成爲小號水庫，蓄積雨水；這樣以來，所有的水蓄之則存，放之則流，完全受人的控制。使鄧軒先生堅信他的計劃一定能夠成功的，是鄧縣的地理條件。鄧縣地勢是西北高，東南低，各河流都是從西北流向東南。這樣的慢坡傾斜的地勢，最利於發展水利，使從西北過來的水一步一步

的供土地灌溉之用，到最後放之出境。鎔軒先生試着用鉛筆在棉紙上繪出圖樣，繪好之後，又快到街上買了一張「有光紙」將他的圖樣放大。他望着他的圖樣，高興壞了。

像從前發明獨軌車的情形一樣，鎔軒先生渴望着他的意見能得到別人共鳴。太太一向被貧窮的生活所累，不但對他的任何發明都沒有興趣，甚至還懷着反感。在這小城市中可以談一談的朋友並不多，算起來也不過三兩個人。有一位叫做郭伯恭的同他很不錯。這位郭君是自學出身，有幾本著作出版的中年人，如今在商會中担任文牘。過去關於鎔軒先生的獨軌車和「黃河連環堤」的許多呈文，差不多都是郭幫忙寫的。現在鎔軒先生在不可抑壓的興奮和得意之下，便將他的計劃圖樣，連二趕三的疊起來裝進口袋，跑進商會去尋找郭君。湊巧得很，在郭的小屋中他認識了久聞大名的閻伯昂。閻也是一個熱情而極有勇氣的人物，爲辦一個孤兒院到處碰釘子，一天到晚匹馬單槍的同社會奮鬥。鎔軒先生的處世是小心謹慎，不談論別人是非；閻却像炸彈一樣的容易爆炸，敢說，敢罵，甚至敢打。不過他沒有鎔軒先生那樣的操守，在故鄉給人的印象僅止於臉厚罷了。雖然他們兩個人的性格有如此差異，但因爲都有極大的抱負，都在社會

中左右碰釘子，都早已互相聞名，所以一見之下就像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樣，哇啦哇啦的大談起來。閻伯昂看了他的計劃和圖樣，拍桌子打板凳的連聲叫好，給他打氣，還送給他辦社會事業的六字真言：『臉要厚，勁要足！』鎔軒先生對閻伯昂的鼓勵非常感激，後來他將這六個字寫下來貼在牆上，當做座右銘，同時也深深的銘刻在他的心上。

在同一個小縣城中，同一條街上，有一位學過測量的王景陽先生。鎔軒先生不認識閻伯昂已經叫我很奇怪，不認識這位王景陽叫我更奇怪，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來鎔軒先生和交際場多麼無緣。由於閻的介紹，鎔軒先生和王景陽做了朋友。王景陽叫他向上海買一架測斜照準儀，又給他供獻了不少意見。後來他們變成了很好的友朋，共同爲地方的水利事業努力。

四月初，鎔軒先生將他的興辦地方水利的計劃請人修正，抄寫，又請一位紳士呈給縣長。這時，長江流域水利委員會派了一個測量隊來鄧縣一帶工作，鎔軒先生就跟着他們一道測量。他自己帶着乾糧，有時沒有東西吃就忍餓一頓。這一個測量隊走了之後，雖然以後對鄧縣並沒有實際幫助，但已經引起地方當局對水利的開始注意。鎔軒先生被縣長叫了去，要他當面談一談他的水利計劃。縣長是一位「好大喜功」，有幾分魄力的人，聽過鎔軒先生暢談之後，立刻決定先修築一條長約四十華里的土山渠，指定由鎔軒先生設計，王景陽負責測量。這是鎔軒先生興辦地方水利的第一砲，也從此使他變成地方上一個罪人。

土山渠所通過的地區大半是在鄧縣第二區轄境以內。第二區的區長就是鎔軒先生的胞弟兆瑞，所以工作上有很多方便。縣長和區長的命令一下，上萬的老百姓攜着鋤頭和鐵鍬，帶着

乾糧，來到了指定的地方。他們像牛馬一樣的工作，到吃飯時在野地中燒開水吃他們的窩窩頭，到晚上路遠的就留在野地睡覺。鎔軒先生很重視這件工程，同時也很同情那被徵來的可憐農民。他曾經將農民所吃的一個高粱麵窩窩頭帶回家中，收藏起來。他自己也不受政府的一文薪水，一天到晚同農民混在一道，吃的東西也不比農民的好。在鎔軒先生想來，雖然目前農民受點苦，只要渠完成，土地的出產增加，大家的生活就會改善。他不懂得在土地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以前，任何對農業生產的改進都只能增加豪紳地主的剝削，對真正廣大農民階層的生活不但不會有什麼幫助，反會是一種負擔！土山渠因農忙和霖雨停工了兩次，又加上工款無着，工作進行了一半時攔了下來。

在這期間，鎔軒先生曾將他的興辦地方水利的計劃向各處有關係的衙門呼籲，有的置之不理，有的敷衍推脫，有的說他的呈文上沒有蓋舖保，寫年齡，不願受理。地方上的紳士們贊成他的計劃的也不多，大半都認為工程太大，不一定有成功把握。當時財務委員會的委員長叫做王文九，是一個劣紳，是所謂「地方三領袖」之一，爲人十分的驕傲而狂妄，自然不會把鎔軒放

在眼裏。在一次公開的場面上，王文九曾經把右腿壓在左腿上，閉起一隻眼，圓瞪一隻眼，搖晃着長下巴，撇着藍青京腔說一些繞圈的話。縣政府裏的人物也不明瞭挖渠灌田是怎麼一回事，只有縣長爲着做官的前途着眼才給他支持。有一次他同技術員彭虎岑在堰口進水的涵洞旁邊督工，一位縣政府的人員騎着馬跑來視察，不認識鎔軒先生，對彭虎岑第一句話就說：

『縣長怎麼瞎眼了，聽他的話，要引水灌田……』

老百姓的反對挖渠是可以想得到的。挖渠對他們毫無好處，反而荒廢了他們的時間和勞力，搭賠了他們的伙食。不過，老百姓一向受壓迫慣了，縱然不高興也不敢表示反抗。有些貧寒的，甚至孤寡無靠的人，僅有的一點兒田地被挖成了溝渠，而政府對他們的致命的損失決不體卹，任他們哭死哭活也是活該。我曾經詢問過鎔軒先生，他承認有這情形。不過他究竟是一個太單純的科學工作者，不瞭解他的事業的悲劇性的癥結所在。鎔軒先生既不瞭解他的悲劇的真正癥結，所以就將全部力量用在克服障礙，同頑固的意見鬥爭。他記得有一次正在督工的時候，有一位老頭子手拿着旱烟袋，站在岸上說：『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在我們鄒縣沒見過用水灌田。

這盡是瞎話騙人，額外的勞民傷財！正在作工的農人們停下工作，倚着鋤頭和鍬把子，很同意的傾聽着老者的談話。鎔軒先生很高興，走近老頭子的跟前說：『老先生識字麼？你沒有看過鄧州誌吧？三十九堰，四十八陂，至如今遺址尚存，還有我們的「大糧」也可查可證。倘若先生的年歲再大些，見過東漢的杜詩，西漢的召信臣，就相信咱們鄧縣是可以用水灌田了。』後來土山渠完了工，放水以後，鎔軒先生又碰見了這位老頭子，聽見老頭子帶着驚奇的口氣說：『我真想不到這會中用！』鎔軒先生聽見這句話快活得心上開花，臉上結彩，但實際上他完全失敗了。後來的事實證明了老頭子所說的「勞民傷財」的話完全正確。如今的官僚和土豪政治比漢朝還黑暗，還腐化，還無恥，還不適宜於建設工作！

我一再說過，縣長的支持盧鎔軒是爲着他個人的升官前途，如今我不妨再說得明白一點。凡是讀過前後漢書和「綱鑑」一類的書的人，都知道杜詩和召信臣兩個人物。他們是古代興辦鄧縣、南陽一帶水利的地方官吏，被稱爲「召父」、「杜母」。縣長既希望像召父、杜母一樣的流程芳千古，更希望向上報功，獲得嘉獎和升遷，所以才一時雷厲風行的提倡水利。恰好中日戰爭

爆發後，我們的向來「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如今事實證明他們連對於內戰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的將軍們太洩氣，一轉眼喪失了華北數省，又一轉眼連豫北、豫東、鄂北和鄂中都變成淪陷區域。河南的各重要機關都集中在河南西南部，鄧縣這偏僻地方忽然離省政府只有九十里，離一個司令長官部只有一百二十里，文武要人像穿梭一樣的來來往往。要不是這客觀的條件變化，興辦鄧縣水利決不會被省政府所重視，縣長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勁兒。所以，土山渠的工程被大家冷了很久，忽然在二十八年夏天，也就是在烈日炎炎的季節裏，一道命令將工程限期完成。鎔軒先生自來不肯對我批評別人一句話，但他也知道這四十里的土山渠的挖掘加上一道十幾里長的引河的疏浚工程，是人民咬着牙，噙着淚，餓着肚子，辛苦努力才弄成功的。因為他知道工程的艱苦，所以他很希望他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他更希望人民的辛苦有代價，就是說從此土山渠流過的平原上不再有水旱饑饉。

當土山渠的工程快到完成的時候，恰逢着敵人從信陽打了過來，三下五去二的衝垮了防守豫南和鄂北的幾個兵團，佔領了新野縣城。這時鎔軒先生正在淄灘鎮西南角的周灣村監工

修落水坡，敵人的邊馬離這兒不到十里，槍炮聲響成一片，潰兵順着附近的大路和麥田間向西奔逃。和鎔軒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有幾十個人，每個人都想逃命。鎔軒先生對全體工人說：『我們的渠道已經挖通了，刁河的水已經要流入湍河了。現在修築的洩水閘非常重要，牠一方面可以逼高刁河的水灌田，富國裕民，另一方面可以控制湍河的水，使牠不再泛濫。全縣的水利和水害都決定在我們幾十個人的身上，只看我們是趕築或是停止！我自己也有家眷，現在不知道逃避到哪兒去了。我們必須抱定不見敵人不離開工作地的決心，能撐持多久是多久，決不能輕易停工！』幸而敵人沒有再往西進，不久又退回信陽。事後鎔軒先生回到城裏，聽說堰口監工員負責人王景陽同他一樣的不顧家眷，只顧監工，工作在戰局混亂中沒停頓一天，使他感到了萬分敬佩。

雙十節舉行放水禮。十三日鎔軒先生同本縣「耆老會」的幾位老紳士坐上小船，順着土山渠前往漁灘。縣長送大家上船的時候說：『鎔軒多年的理想，今天竟然成爲事實了！』鎔軒先生是生活在渺小人羣中的渺小人物，很小的鼓勵和安慰都能夠使他滿足，使他感激。土山渠的

成功使他得到了省政府的一紙獎狀，建設廳長看見他時客氣的和他握手，本縣民團領袖丁叔恆在路上遇見他時帶着很親愛的態度給他一個梨，另外南陽朱專員還給他寫了一封信。凡這些，鎔軒先生都看成無上榮幸，寫在他的日記上，還常常在談話中同朋友提起。至於像丁叔恆這樣的土皇帝是多麼的魚肉人民，多麼的作威作福，他反而不願在心上一想，更不敢有一字批評。在工作上，任何人的一點幫助，那怕是只替他抄寫過一次呈文，或只報告過一個消息，鎔軒先生也永遠的感激不忘。真是，多麼卑微而善良的人啊！

十四

從土山渠興工開始，鎔軒先生就把他的生命交給了地方水利。在三四年中，不管是嚴冬或炎夏，他都沒有好好的休息過一天，不是測量，便是督工，再不然便是設計和奔走呼籲。這兒，我必把他這三四年中的工作作一個詳細的敘述，只要知道在他的努力下一道渠跟着一道渠相繼出現，使鄧縣在河南獲得「水利示範縣」的榮譽，這就夠了。

然而這些水利事業興辦的結果如何呢？別的不談，我們看一看那最早完成的土山渠吧。我們知道，土山渠的成功是無條件的徵發了十幾萬農民去服役，使他們忍着饑餓，冒着毒熱，流着汗水，荒廢了自己的工作，噙着眼淚完成的。有些渠的情形比這更壞。那班豪紳爪牙的保長和保隊附們利用這機會從中漁利，甚至竟有將老百姓自備的乾糧搜了去另外再計口發散，數量大減，使老百姓餓暈倒在工作地上。有時上頭發來了賑款或工款，也都被層層中飽，真正流

血流汗的老百姓毫無所得。老百姓病了，沒有藥品；稍微有一點不如監工人的意了，有的是鞭子和棍子。幾年中爲着水利，騷動全縣，不知犧牲了多少性命，幾乎沒有一個老百姓不在怨恨。土山後，兩岸的農民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使土地更向有錢有勢的人們的手裏集中，便宜了渠完成之是少數的土豪劣紳。一年到頭幾百樣的苛捐雜稅、徵實、徵借、徵購，以及巧立名目的「統收統支」，剝削得不僅農民沒法過活，一般正經的中小地主們也迅速的窮了下去，連掙扎的力量都沒有。鎔軒先生夢想着渠成之後，年年豐富，家家有餘，真是孩子式的天真想法！

鎔軒先生寄託了燦爛希望的渠道，因爲沒有人管理，如今已經快要慢慢的淤塞起來。如果再有一兩年不挽救，過去所犧牲的金錢和人力全算白費。縣長和負責紳士只知道求一個興辦水利的虛名，受省政府記功或嘉獎，決不把這事業正正經經的放在心上。至於一般人民，因爲他們得不到水的好處，當然不會自動的去愛護渠道。凡是對人民沒有實際利益的社會事業，不管

① 鄧縣在民團領袖丁叔恆的血腥的統治之下，將田賦加了許多倍，巧名之曰「統收統支」，而實際上仍然有多到不可清算的額外派款。

上層人物怎樣的粉飾和鼓吹，都必失敗，決沒有成功之理。這簡單的真理，那班只懂得壓迫和剝削的上層人物多不曉得，或僅僅朦朧的曉得，或曉得了還要掩耳盜鈴的自作聰明。他們自來是不看重人民的力量，只看重他們的「命令」，認為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萬事齊備。在這種十八世紀的觀念之下，鎔軒先生就變成了犧牲，變成了「人民公敵」。鎔軒先生從前發明獨軌車和「黃河連環堤」都是書齋或實驗室中的工作，不像興辦地方水利一樣，一開始就同幾十萬人民的生活發生關係。因此，起初他發明獨軌車和「黃河連環堤」，人們只說他是個「瘋子」，而且只有少數人知道這事；等水利興辦以後，他的名字就被全縣人民所知道，大家不再是惋惜的說他「發瘋」，而是憤恨的說他是「禍首」了。

關於土山渠有一件小事情，從這件小事情也可以看出中國官僚政治是一套什麼東西。過去鎔軒先生對於這件事一字不談，恐怕得罪人會惹起禍來。如今我爲着忠實於我寫的這部傳記，不得不順便一提。那麼到底是一件什麼事情呢？

原來，土山渠完成之後，那位從前反對最力的劣紳王文九，爲着拍馬，請南建設廳的廳長

寫一篇碑文。這位廳長的名字叫做龔浩，土山渠舉行放水典禮的時候也曾來親自參加。他寫的碑文是用的文言體，雖然就文章的內容和技巧說都不高明，不過在縣長和紳士們看起來却是一件十分光榮的事情。碑文的大意說，鄧縣在河南的西南是一個大的縣份，幾十年來鬧土匪，滿目荒草，水利也早已不修了。抗戰以後，他龔浩做了河南的建設廳長，出巡到鄧縣，恰好土匪剛剛平靖下去，人民的生活正等待政府好好兒安排。察勘得土山渠工程大，利益廣，就貸了二萬三千元，的款子，徵了十五萬人工，修築起來。靠着縣長楊伯常的親身勞苦，紳士王文九等的合力贊助，這五十多里長，澆田四萬多畝的大渠，不到十個月就修成功了……瞧，這碑文中竟然沒有鎔軒先生的名字！竟然說土山渠是他龔浩自己察勘出來的！竟然將王文九寫做出力最大的紳士！

我常常想，中國的官吏和紳士都非常愛名譽，但就是不要臉和不要良心。因為不要臉和不要良心，所以真正的名譽永遠不落在他們的頭上。如果我們憑着良心為土山渠寫篇碑記，首功應該歸給那十五萬無名的農民，其次是盧鎔軒和王景陽兩位先生，再其次是其他的辦事人員。但我們的這篇碑記如果寫出來，官僚們是永遠也讀不懂的。

十五

靠着他的四弟兆瑞，鎔軒先生不像一般人民一樣的展轉呻吟於苛捐雜稅的重壓之下。這時候，盧兆瑞已經成爲大土豪劣紳丁叔恆手下的重要幹部。丁叔恆是全縣的民團領袖，地方性的封建獨裁者，在河南的說法就是「土皇帝」或「土霸王」，另有一個名詞叫做「團閥」①。而盧兆瑞則是一鄉的政治與軍事領袖，小的「團閥」。倘若是另外一個人有這樣一位胞弟，他儘可以耀武揚威，魚肉人民；然而我們的鎔軒先生却始終清白自守，除比較一般老百姓少擔負一點苛捐雜派外，決不肯沾任何便宜。好些年來，他一年到頭的搞發明，搞水利，既不拿政府分文，又顧不得治家理業，所以當他陸續完成了土山渠、楊公渠、瑞藜渠、彭泉渠等重要的工程之後，他的生活並沒有得到改善。因爲這原故，鎔軒先生的事業永遠不能得到太太的同情和重視，使他

①「團閥」的「團」字是指民團，即地方的封建武裝。

的精神的深處常懷着難言的痛苦。他的太太因爲他的醉心於發明和水利，曾對着他哭過多次。他的眼淚和傷心的怨言深深的刻印在他的心上，使他難過，使他憤恨這社會的對他不起。

民國三十年的三月上旬，鎔軒先生和建設廳派來的委員們一道去測量湍惠渠。他們在冰天雪地中到了渠口，赤着腳，涉過寒冷刺骨的湍水。這時候鎔軒先生已經有四十八歲，早已沒有青年人的旺盛火力。當他咬着牙，提着氣，一步一步的湯過了湍河以後，他的渾身冷得像冰凍了一樣，忍不住索索打抖。彷彿已經有一點不好的預感似的，他向大家說：

『將來渠成後而不灌田，灌田而不能得利，得利而不替社會辦好事，都真是太虧了我的心啦！』

這已經不是他第一次測量湍惠渠：在去年炎天暑熱中他就來測量了兩個多月。到三十一年三月下旬，差不多又是一年，湍惠渠的工程處才正式成立。在一月底，鎔軒先生冒着雪，忍受着冷和餓，從丹江測繪回來。正在吃飯的時候，太太聽說負責湍惠渠的黃委員已經到鄧縣，不久就要動工，於是她忽然低下頭，不言不語的流起淚來。她的眼淚越流越多，一把一把的老擦不完，分

明有一大堆傷心話鬱在心裏。鎔軒先生明白她爲什麼傷心，自己的心中也難過得像刀割一樣。他想了想，鼓着力量勸她說：

「光天媽，你何必這樣難過？測量有人，政府有款，我決定要辭職，你往後看！」

「幹也在你，不幹也在你，我豈奈你何！」太太哽咽着回答說，倒抽了一口長氣。

太太的滿肚子哀怨都是無用的，鎔軒先生畢竟又隨着監修滬惠渠的委員去了。一直到四月下旬，他因爲操勞過度，吐痰帶血，辭職幾次不准，才請了個短假回城。臨走時有一部份工友們一再遠送，他對他們也同樣有無限留戀。我不曉得鎔軒先生另外有什麼苦衷，雖然他此後繼續爲水利努力，但是同滬惠渠的關係疏遠了。

就在這同年的十二月初間，有一天早飯後，鎔軒先生看見他的一個名叫光被的小孩子慫哭着不肯上學，他的太太很生氣，抓住光被就打了起來。鎔軒先生趕緊問爲什麼，才知道原來光被的褲子同褲腰的布色不一樣，老師說不好看，昨天罰他在學校的門口下跪，所以他今早不敢上學。鎔軒先生十分動氣，責備他的太太說：

『你爲啥不給他做成一色布，叫他受這無禮的恥辱？』

『先生屢次逼學生，』太太哭着說，『叫把褲子拆了換換。學生屢次逼我說：「媽，你還是沒有布給我換換，老叫先生嚷我！」……你看這一大羣孩子，都問我要穿的，我真是沒有辦法！你賣這，買研究工具；賣那，買研究儀器。現在時間白費了，金錢胡花了，弄得窮的沒飯吃，沒衣穿，你真算研究成功啦……』

太太惡狠狠的挖苦他，使他張大嘴沒有話說。低着頭想了半天，他決定放下了一切工作，到西鄉去專心賣地，地賣不出去就不回城來。鎔軒先生說辦就辦，立刻借了幾個錢做下鄉路費，出城去了。到了西鄉，央到了幾個中人，和他們議定價錢，又一路去向買地人進行接洽。說成之後，等到寫文約時候，他剛寫出『立賣地文約入……』幾個字，忽然寫不下去了。他的身子好像繩捆索綁一樣的麻木了，腦海裏像潮水似的沸騰起來了，鼻尖酸了，心口隱隱的刺疼起來了，拿筆的那隻手也軟了，顫抖起來了。雖然他已經是快到五十歲的人了，但也忍不住兩串眼淚撲塔撲塔的直接下落，打在面前的寫文約用的桑皮紙上。旁邊的人們都非常吃驚，隨即有一位「中人」

走過來趕忙問他：

『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鎔軒先生的麻木的神經被他驚醒了，於是趕快的低下頭去，用袖頭擦擦眼淚。

『你是有病麼？』站在身邊的那個人問。

『我沒有什麼病……』

鎔軒先生回答的口氣很煩惱，很沉重，弄得別人不敢再詢問下去。停了一會兒，他接着說：

『我有些傷心！你看，我的祖父沒有賣過地，我的父親沒有賣過地，都是勤儉買地的人。輪到我身上，偏要賣地，上而對不起我的祖宗，下而對不起我的女人和孩子！我不是敗家子，我不是浪蕩人。我賣地是爲着胡吃胡喝不是？是爲着嫖賭吸烟不是？我是爲着研究才賣這地！你看，外人不清楚的話，一定要罵我盧鎔軒沒有出息！……』

把心中埋藏的牢騷話說出之後，鎔軒先生的心情又稍微的輕鬆一點。嘆口氣，他重新拿起筆來，在桑皮紙上寫着：

『立賣地文約人盧鎔軒，只因意欲研究一切，購置經費無着，特央說合人向其聚等，將耕地二段，共八畝六分，出賣於崔基耀名下……』

這一段小故事中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鎔軒先生爲了保持他的自尊心，沒有在這些人的面前露出來賣地是爲了小孩子沒有褲子。他特別強調他的研究，甚至寫在賣地文約上，希望任何人都能夠同情和尊敬他。唉，多麼善良而不幸的人啊！

三十二年八月間，鎔軒先生和同伴薛士英在西鄉的荒涼的山野中勘察水利。一天下午，他們兩個人坐在一個山坡上休息。鎔軒先生無意中從腳邊檢起來一塊石頭，看了看，向石頭上吐唾沫。薛士英覺得很奇怪，就問他向石頭上吐唾沫是什麼意思。鎔軒先生本來無聊的隨便一吐，但經薛士英這一問，他就需要找一個理由出來，免得會說他五十歲的人還像是小孩子一樣。他把石頭重新端詳着，慢屯屯的回答說：

『我看這恐怕是印石吧。』

『你怎麼知道這是印石？』

「聽說印石裏邊含有石灰質，我吐口唾沫看牠乾的快不快。」

其實鎔軒先生對於印石的知識可以說完全沒有，從來也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如今偶然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就決心來研究一下。他檢拾了許多塊小石頭兜在手巾裏，同薛士英進附近一個村莊去尋找茶喝。村人們知道他是區長的大哥，^①以為他手巾裏兜的是什麼寶貝東西，都想看看。等他把手巾打開後，大家都笑了起來。晚上，鎔軒先生同薛士英回到了彭橋區署，他囑咐區署設法替他挖掘幾塊較大的石頭供他研究。

一個月後，石頭由彭橋運到城裏。鎔軒先生喜歡壞了，真像是得到了寶貝似的。他立刻脫掉了外邊的長衣服，先用鋼沖，鋼鑿，把石頭製成平面，再用小石塊將平面磨光。但他用藥墨和藥紙試驗了一次又一次，不知有多少次，總歸失敗。晚上他睡不着覺，但想不通爲什麼藥墨印在石頭上一擦就掉。後來他向右印館裏的人們領教，重新依照着人家的方法試驗，再試驗，最後果然成功了。鎔軒先生正爲他的新收穫狂歡的時候，他回頭看見太太又是不言不語的，低着頭一針

① 這時盧兆瑞已調到鄧縣西鄉彭橋區做區長。

一針的縫衣裳，眼淚一滴一滴的往下落着。看見這情形，鏗軒先生心中一涼，放下石頭，頓着腳，氣狠狠的說：

「你爲啖又難過了？這是鄧縣的印石，從開天闢地都埋藏在地下，沒人知道。如今我把牠發現出來，豈不是一件喜事？你爲啖又要落淚？你真是會殺風景！」

「你喜歡你的，我傷心我的。」太太喃喃的回答說。

「咱倆是一家人，爲啖我喜歡我的，你傷心你的，務必請你詳細的對我說明白……光天媽，你說呀！」

太太擦擦眼淚，深深的噓出來一口悶氣，喉嚨裏打個「格斗」，一面縫衣裳一面訴說：

「我嫁給你這麼多年，沒過過一天好日子，一年三百六十天沒有一天不在爲衣食操心。你是家務事一概沒心管，千斤担子壓在我一人身上，你只管你的研究。起初，你研究獨軌火車，研究成功了人家不採用。後來你發明「黃河連環堤」，人家還是不採用你的辦法。這幾年你連命都不顧，一心心辦鄧縣水利。如今渠都挖成了，稻田也有了。可是二十六年咱們地裏產的米不好，賣

不出去，只好留下自己吃。到民國三十年，你的米種改進了，你把好米賣出去。自己還是吃壞的。去年又進步了，出產的盡是好米，你把好米統統賣出去，量包谷，買紅薯乾吃，一家人連碎米也不得吃了。你的研究越進步，家中的生活越苦。爲着研究，你起初賣你的工廠裏的機器；後來賣貨底子；再後來賣你做獨軌火車時所用的剎車，站鉗，虎鉗；把一切用具都賣完了，你現在沒辦法，又賣你的地。你這樣再研究下去，還要賣你的老婆孩子哩！』停一停，換口氣，他又接着說：『東鄉白莊的堂屋倒了八九年，你不修理。光被上了三年學，仍在一年級，你不管。咱那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一大羣娃兒，也不死一個，吃的、穿的、上學用的，哭着、鬧着，一切都問我要。你想想，我如何能活得成啊！』

太太越說越哭，越哭越慟，只好放下了手中的活，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嗚咽起來。鎔軒先生也非常難過，蹲了下去，滾落下幾滴眼淚。他心中反復思索，外國人研究成功了是喜事，而他研究成功了却夫妻倆相對痛哭！他又想到他已經研究成功的砂輪和入水能用的砂布，越發的悲憤起來。砂輪曾經呈送到經濟部，竟然被遺失了。又呈送到實業部，因呈文上沒有舖保，沒寫年齡，不合規定，沒被接受。兩個月前，他看見報載經濟部致函教育部，重金獎勵新發明。他放下一切，趕快

製砂輪。誰知他將砂輪呈送教育部，回批說沒有專家介紹，不合規定。同時再呈送經濟部，經濟部說是已經過期了。至於砂布，到現在同樣的沒有出路。這算是什麼社會貪贓枉法的人願怎麼就怎麼，嚴肅工作的人却永遠碰釘子，碰釘子，碰不開一點出路！

十六

鎔軒先生不停的追求着他的夢，不管碰多少硬釘子，從沒有灰心的時候。他曾經費心測量，計劃由浙川縣的丹江掘一道渠，引水東來，橫穿過鄧縣境，到南陽交入白河，約計可以灌十萬頃田。他還計劃從土城（外城）西北角開一個洩水閘將湍河的活水引進城內，流過各主要街道，再從東邊放出去交入土山渠。這計劃如能實現，不但城裏家家有活水可用，並且內外城濠和大小池塘的水都可以自由控制，天旱不至於乾涸，天潦不至於漲溢，日久不至於髒污；然後，深水養魚，淺水種藕，坡岸上種果樹，樹下種黃花菜，片地無荒，寸土成金，再拿這些收益舉辦教育和社會福利事業。這十萬頃灌田計劃和引水入城計劃都是很有價值的，尤其是前一個十分偉大。鎔軒先生常對我興奮的談他的這兩個計劃，正像他談獨軌火車和「黃河連環堤」的時候一樣，充滿着奮鬥到底的殉道精神，使我振奮，起敬，又深深同情。

然而除非中國社會換個新，那十萬頃灌田計劃將永遠是一個美麗的夢。引水入城的計劃曾經一度的去實施，結果竟非常不幸。城廂水利工程動工於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被徵來的農民們自備火食，縣政府應籌的工款毫無着落。第二年三月一日，縣政府才決定這筆費用由「統收統支」的款中開支。然而議決案是議決案，領到款仍然是渺渺無期。三月十七日下午，鎔軒先生正在城北二里外測量引刁水入湍河的地形時，忽然挖洩水閘處的城牆垮下來，慘劇發生了。究竟死傷了幾個人，鎔軒先生從沒有同我說過。在故鄉的時候，我忘掉了向他詢問。如今翻檢鎔軒先生供給我的關於鄧縣水利的文字資料，也沒法找出答案。大概這慘劇使鎔軒先生常感到深深的內疚，所以他不願多談，在記述這一段時也特別簡略。有一位朋友常對我罵盧鎔軒是鄧縣罪人，據他說死的有六人之多。但他是那麼憤慨，難免不無意中誇張了死亡數字。人們把這筆血賬寫在鎔軒先生的名字下，因為問題很顯然，假若他不提倡水利，不主張引水入城，怎麼能有這一次慘劇？

洩水閘的慘劇發生之後，縣政府如何善後，我不清楚。依照平常作風，一定是拖拖延延的拖

延到一年或兩年以後，多少發一點撫卹費，數目少得不如一個豬價高。但我知道從這次慘劇發生之後，工就停了。去年我回到故鄉去，常常在冬天的早晨，我踏着枯草上的白霜，孤獨的出去散步。我喜歡到土城的北城牆上，從城牆上一直走到西北角，盤桓一會兒，然後走下城來，穿過樹林，穿過空曠的麥地和菜園，走回內城。在我經過的麥田裏有沒有完成的一道乾渠，在我盤桓的西北城角下邊有沒有完成的洩水閘，如今都變成荒廢的遺跡。我自幼兒喜歡水，特別喜歡清淺的流水。我常常夢想着將來會有一個家，一座住宅，靠着清溪，讓我閒的時候在溪邊坐坐，在溪邊走走，在溪邊看看水花，在溪邊洗手、洗腳。因為我愛水，所以對於鎔軒先生的理想特別的感到嚮往，而對於他的失敗也特別的感到惋惜。我相信等到合理的社會實現以後，鎔軒先生的理想也必然會實現。此刻別說沒有實現的可能，縱然實現了也一定對民衆沒有多的好處，因為地方上凡有好處的事情都被有錢有勢的人們佔去了。

鎔軒先生另外一件倒霉的事情是湍惠渠。湍惠渠的幹渠長三萬二千八百公尺，預計可以灌田十二萬畝。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正式動工，直到今年春天才算完成。這道渠由建設廳

直接督修，勝利後還享受行總幫助。原定三十三年的年底完成，因戰事影響，多拖了三個年頭。湍惠渠給鄧縣民衆的災禍實在太大，所以鄧縣民衆把挖湍惠渠的工作比做替秦始皇修萬里長城。河南土話中有「挖屈」一個詞兒，大概是「委屈」的轉音。近來人們一提到地方水利，特別是一提到湍惠渠，就常常幽默的說：

「從前咱這兒的人常說「挖屈」，現在大家才明白：「挖屈」就是「挖渠」啊！」

根據三十三年四月間的數目字：修湍惠渠用小工二十萬，牛車二十萬輛，民工一百五十萬。小工和民工有什麼不同，我不清楚。也許小工是僱的，而民工是徵發來的。到今年春天止，究竟共用了多少人工，多少牛車，恐怕連當局者也未必十分清楚。我所知道的是一百多里外的農人都被逼迫着前去作工，牛車被徵去拉石頭，運送給養。據說有些牛車在靈山上拉石頭摔下來，車摔壞，牛摔死了。曾有過一個時候，由於監工人員把民衆自備的給養搜刮去另行發給，常常有人在工作地餓病死了。這些監工人員，有些是建設廳派來的，有些是地方上的民團隊長，或鄉鎮公所的什麼職員。他們並沒把民衆當做人，動不動就用棍子打，還要公開的剋扣口糧，實際上等於搶

劫。全渠分做許多段，一段由一鄉民衆負責。一段中再分做許多小段，每一小段由一保民衆負責。如果不向監工人員納賄賂，縱然你這一段的坡度、深度、寬度、全合標準，監工人員也會挑剔得你沒有辦法。反之，只要納賄賂，你的工作馬馬虎虎的就可交卷。最可笑的，渠兩岸須拍得光溜溜的跟牆壁一樣，如果土一乾裂，或雨水一淋，監工者又有挑剔的藉口。去年秋天和冬天，是湍惠渠工作最緊張的時期。起初定十月十日放水，後來又定爲元旦放水，最後又展期到今年春天。去年冬天我還停留在故鄉的時候，曾經有幾天特別的冷，北風飄雪，滴水成冰。在這樣嚴寒的天氣中，農民被逼這打開冰凌，站立在水中工作。有的受不住冷，喝下去一些燒酒，以求勉強的多支持一時半刻。曾經在一天之內凍死了七八個人，這悲慘的消息立刻轟動了遠遠近近。然而紳士和官吏們要邀功，要完成一件「偉業」，誰也不去管人民死活！

不管省方和地方當局如何昧着天良，不知羞恥的宣傳這一件「偉大功業」，但湍惠渠實際上是一筆算不清的血債。凡是欠人民的血債，遲早有清算的日子，到那時還得用血來償還。關於這件事，最不幸的是鎔軒先生。他和湍惠渠的關係本來淺，但血債的賬簿上却寫有他的名子。

民衆把鄧縣的水利稱做「水害」，不少人把「水害」都推在他的身上。人們說：要不是盧鎔軒的奔走提倡，怎麼會年年挖渠呢？鎔軒先生自來沒有機會替自己解釋，也不敢批評別人，只好忍着民衆的謾罵。有幾次他對我感慨的說：

「唉，已成的渠不能利用，任其廢壞，又逼着老百姓挖新渠，叫我用啖話對老百姓解釋！」

十七

緊靠着土山渠有一個小村子叫做白莊，如今改名叫渠陽村。鎔軒先生在渠陽村有一點祖業，近來又增加一點，辦一個新生農場。我曾經到他的農場去盤桓了半日，參觀菓木、花卉和稻田。農場的規模不大，用人很少，主要的靠鎔軒先生自己和他的六弟俊民下手工作。對這個小村莊，鎔軒先生也有一個夢。他希望若干年後，這村莊裏的花更多了，樹更多了，水更多了，而且水磨和電燈也都有了。如今靠着他的已經分居多年的四弟兆瑞在地方上是一位重要紳士，鎔軒先生不像普通民衆一樣的被苛捐雜稅壓得活不成，因此他能夠安心的做他的美夢。但如果中國社會不趕快澈底改變，我恐怕鎔軒先生的夢想將來難免不是一朵開謊了的花。

鎔軒先生的辦農場，一方面是爲了生活，一方面是爲了農業的興趣，另一方面也爲了水利的失敗。鄧縣在名義上是河南農林水利示範縣，實際上並沒有一個領導水利事業的機關，僅僅

有一塊寫着「鄧縣農林水利委員會」的木牌子掛在縣黨部的大門外，裏邊連一根人毛兒也別想找到。因爲沒有人告訴農民們應該怎樣種稻，打稻，選種，等等知識，所以連年的出產極壞。把出產的本地米放在街上賣，因裏邊帶有很多草籽、穀籽、砂子、碎米，加之色壞、味淡、攪糠，對水容易發霉，要比外來米少賣價錢，還往往賣不出去。賣的人因米賣不出，罵盧鎔軒提倡水利。買的人因買了壞米，也罵盧鎔軒提倡水利。最後賣主和買主不約而同的齊罵盧鎔軒，說鄧縣水土不宜種稻，種了好稻也要變壞，徒勞無益。鎔軒先生聽見到處在罵他，漚了滿肚氣，不敢說話。他默默的埋頭工作，搜集中國和外國的各種有名的稻種，自己種，自己碾，碾好後裝成白布小包，上寫着「鄧縣米」三個字，一部份放在門口賣，一部份當禮物分送給地方上有地位的人。於是人們都稱讚盧鎔軒的米實在好，從來沒見過那樣好的米。有人想多買，鎔軒先生不答應，因爲他的目的在宣傳。因爲窩囊氣受的太多，他格外重視他的米，巴不得全中國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的成績。去年十二月尾我離開故鄉的時候，鎔軒先生將他的「雄町米」裝了許多齊整好看的白布小包，上印着農場的名字和地址，然後用紅線繩捆起來，帶一個提的繫兒。鎔軒先生真細心，他恐怕普

通的紅線會掉色，染紅了別人的手指，所以連紅線也是他買顏料親手煮的。他請我把他的米帶出來，帶進大都會，分送朋友，替他宣傳。我明曉得都市中什麼好米都有的，但因為我懂得他的心理，我被他的真誠所感動，沒有肯將他的請求拒絕，結果允許帶六小包，比我的全部行李還重。可惜的是，鎔軒先生自己的米雖然好，不但對全縣民衆的飢餓生活沒幫助，連他自己的太太和孩子也沒有好米可吃，這就是農村改良運動者的悲劇了。

在民國三十四年鄧縣淪陷的幾個月，鎔軒先生離開了他的農場，帶着家眷在西鄉逃難。有一次，他惦念着他的農場，偷偷的回到白莊。在蒼茫的月色中，他的殘餘的果樹、花卉，向他悄悄的搖動着枝葉，彷彿在向他訴說着別後的苦情。到敵人投降之後，鎔軒先生首先回到農場來，那些果樹和花卉也都掙扎着精神，抬起頭來，用悽然的微笑向他歡迎。從此鎔軒先生同這些可愛的植物做了越發親密的朋友。他一天到晚為牠們鋤地，澆水，剪枝，分秧，忙個不歇。他曉得各種各樣接木的方法，有的方法完全是從試驗中得來的。那些蘋果樹上一共有多少蘋果，昨天客人來摘走幾個，今天還餘下幾個，他全曉得，正像母親熟悉她的孩子一樣。稻田中的活兒也得他親自

下手，連晒稻子也得他自己去挑。縣長給他的農場題了一個「鄧縣示範農場」的木牌子，鎔軒先生覺得很光榮，總算爲水利爭了一口氣。但爲要支持和發展這一個「示範農場」，鎔軒先生不得不將別處的田地賣掉，將家中的東西也賤價賣掉，因爲縣政府對他的農場毫無幫助。每一次上邊發下「農貸」，數目常常幾千萬，幾萬萬，不夠少數有權有勢的人們自己分贓，真正的農民沒有享受的份兒，而鎔軒先生也沒有享受的份兒。那些「農貸」和其他大批公款，把持在縣長和丁叔恆等少數的人物手裏，是作高利貸用的，是作囤積居奇用的，是作販賣毒品用的，是作買槍械子彈鎮壓老百姓用的，是作買私人的田產用的，但不是爲改進農業和地方建設用的。不管假借的名義是多麼冠冕，事實和名義却如同南極和北極。鎔軒先生對這事有一肚子牢騷和難言之苦，但他自來不敢說出口。我現在順便寫出來，只算是替他，也是替全縣的民衆，鳴一鳴不平罷了。

我常常想：像鎔軒先生這樣的終身刻苦研究，具有創造天才的人物，假若不是生在我們中國，而是生在英、美，尤其假若是生在社會主義的蘇聯，他的成就誰敢估計？在中國，無數有天才的

人沒有機會受教育；幸而有少數受了教育，變成了優秀的科學人才，不餓死，也得吊，再不然就得改行。因此，鎔軒先生的不幸正是所有科學者的不幸，所有中國人民的不幸，也正是我們大家的不幸。

我切望中國人不久會有了自由創造的幸福日子！

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脫稿

後記

一

這本書所寫的是真實的人物和事件，並沒有虛構的地方，所以就廣義說，是一本傳記文學。

傳記文學在中國雖然有兩千年以上歷史，但還不像在西洋那樣發達。如今新的傳記文學在中國還正在提倡階段，剛剛的被人注意。有少數學者在專門研究牠，有少數大學中開有這一門新鮮課程。人們都關心別人的生活，希望從別人的生活中獲得有助於自己的生活的知識；同時，人們也都願意自己被別人瞭解，使別人對自己同情。上述兩點，是傳記文學出現的基本原因。在近代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特別密切，生活的範圍越發擴大，一個人的事業更能够影響別人，所以傳記文學就特別的發達起來。

傳記文學的目的是在寫一個人的生活歷程。但因為從一個人的身上可以反映出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所以牠的作用就非常的大。自古以來，傳記作品一直被用作思想鬥爭的工具，而近十幾年來這情形在中國更其顯著。寫傳記作品時最要緊的是對於歷史的態度和看法；看法一錯，就必然有意或無意的在作品中攙

進毒素，只有站立在人民的立場上，我們才能夠掌握着理解真理的鑰匙，寫出來的傳記對這時代向上奮進的人羣有教育意義。凡是好的傳記文學，必須作者的愛恨和人民一致：作品中所頌揚的人物正是人民所同情的，所敬仰的，所樂意擁護的人物；反之，作品中所批判的人物也必是人民所憎恨的，所希望打倒的腳色。能夠把握到這一點，縱然為渺小的人物寫傳記，其意義也很重要。

二

「傳記」和「傳記文學」不同。帶有文學手法的傳記，才算是傳記文學。這所謂文學手法，一方面是指形象的表現手法，一方面是指作者主觀感情同客觀材料的結合。但因為一則受真實材料的限制，二則其目的在記錄歷史，所以傳記文學永遠不能成為像小說一樣的「純粹文學」。而且個性和心理的描寫在古代並不發達，所以就以西洋來說，細密深刻的長篇傳記，也是到近代才開放的文藝花朵。

中國的傳記文學之父是司馬遷。他生於紀元前一四五年，大概比希臘的大傳記家普魯塔克 (Plutarch) 要早生兩個世紀。史記中有好些篇傳記，不僅忠實的記錄了歷史事件，而且生動的表現了人物個性，表現了作者的愛與憎，所以配看做不朽的傳記文學，比史記較早的文獻中也有表現性格的作品，如莊子中的

盜跖便是。但盜跖雖有性格表現，却不是歷史的忠實紀錄，所以只能當寓言或小說讀，不算是傳記文學。戰國策中有好些篇專寫縱橫人物的政治生活，但只是帶有傳記文學的意味，而不是傳記文學。爲什麼不算是傳記文學？因爲，第一，戰國策中所寫的人物都是表面的，缺少了性格表現；第二，戰國策有一種浮誇的公式，不像史記那樣的忠實於歷史的真實；第三，司馬遷在寫傳記時將他的主觀感情滲透歷史的材料裏，使文章中有他的本人個性，而戰國策却缺少了這一種構成文學的基本要素。根據這一些比較觀察，所以我們認爲司馬遷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傳記文學家，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及得上他。

司馬遷生長於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升期中，所以史記這部書帶有健康的浪漫色彩，而且也注意個性表現。要不是在一個社會階級的上升期中，恐怕很難產生這樣有魄力的偉大創作。班固的漢書雖然已不如史記，但司馬遷的影響還保存不少。後來的歷代正史，全失去了史記的優點，不僅沒有個性表現，也沒有作者感情成份，使我們只看見乾枯無味、支離瑣碎的史料，而看不見生動活潑的傳記文學。這原因有兩點：第一是後來的正史出於封建社會停滯或沒落期的史官之手，他們只看見衛護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功勳罪惡，而不見有獨立個性的「人」；第二是歷代正史多成於多數的史官之手，同時大家把修史當做欽命的職務，不當做個人的創作，所以史書中就缺少了作者感情。司馬遷所開創的光輝道路沒有人繼續發揚，這真是中國

文化史上的一大損失。

正史中既看不見了有血有肉的「人」，我們就只能私家著作中去找尋傳記文學。魏晉之際一部份知識份子的個性解放運動，因歷史的條件所限制，當然不能和資本主義抬頭時期的個性解放運動相提並論。在這一運動之下，產生了兩篇非常奇特的傳記作品，表現出活潑的人物性格：一篇是西晉初年阮籍的作品，一篇是東晉末年陶潛的自傳。但嚴格說來，阮籍的大人先生傳和陶潛的五柳先生傳都不够傳記文學的條件，只算是抒情的短篇散文。另外，在這一影響之下產生了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很能够表現出人物個性，但可惜只是零碎的掌故，而不是完整的傳記作品。

唐、宋人所寫的行述和碑誌之類，也屬於傳記範圍，不過合乎傳記文學條件的非常稀少。尤其唐朝人喜歡「溢美」成一種很壞的風氣。這時代在佛教徒的傳記中有好的作品，但也是鳳毛麟角。在唐宋「傳奇」中雖然有描寫人物很成功的作品，但「傳奇」是傳記形式的小說，而不是傳記文學。直到宋朝南渡以後，特別是元明以來，因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市民層漸漸抬頭，描寫人物個性的文學作品才大量產生，一種是小說，一種是戲曲，一種是短篇的傳記文學。這時候小說手法被傳記作者所吸收，產生了新鮮活潑的傳記作品。因為這些傳記作品趣味豐富，類似小說，所以有許外被收集在虞初新誌和虞初續誌等書中，讓讀者當做小

說去欣賞。

然而今天我們所要求的傳記文學却不是明清傳記文學的完全承繼，而是要從西洋近代傳記文學去吸取豐富滋養，正如其他新文學部門的情形一樣。牠的前途，正等待我們大家努力。爲着新的傳記文學在中國還正在提倡階段，所以我就借着這篇跋文寫出來上面的雜亂意見。我不會研究過傳記文學，這篇文章中所談的一些意見都是提起筆才想起來的，掛一漏萬，沒法求其詳盡，還要請讀者原諒。

三

我的這本小書的寫作目的，不在表揚主人公的科學成就，而在表現他的可敬的精神和可悲的命運。這是我的控訴。我要叫大家都曉得在我們的國度裏，在舊社會打倒之前，天才是怎樣被壓殺的；而盧鎔軒先生，他不過是無數犧牲者中的一個例子罷了。

去年冬初我開始動筆，寫了八章就停下來，離開故鄉。在動筆之前，鎔軒先生會供給給我許多文字資料，但都對我的寫作沒有幫助。那些文學資料是抽象的、瑣碎的，不是像零亂的賬單一樣，便是像乾枯的宣傳品一樣。不得已，我放棄了那衆多的文字資料，請鎔軒先生用口頭向我報告。每次一連幾天，每天報告幾個鐘頭。他

一邊口述，我一邊在紙片上記下要點。遇着疑問或重要處，我立刻讓他停止，向他提出問題來，他的報告到一個段落時，我便整理記錄，依照記憶和記錄寫作。寫好之後，再請他繼續報告。前八章的稿子都讓他和他的令尊義東老先生及別的朋友看過的。我希望他們看過後會供獻許多新材料，提出補充和修正，然而我的希望落了空。鎔軒先生只修正過幾個很小的地方，竟沒有提出補充。這原因我明白：第一是他們還不能全瞭解我的意思，誤會我的要求是我的謙虛；第二是在我的故鄉那個小地方，大家都把我當做「文學家」於是就不好意思對我的稿子再提出什麼意見。兩個原因，很妨礙了我的工作。

從第九章起，都是到上海以後陸續寫出的。從故鄉出來的時候，我帶了鎔軒先生的一本「水利日記」，可惜那材料也是賬單，我沒法加以利用。後來我寫信給鎔軒先生，推荐在縣立簡易師範學校教書的楊遂麟君替我作初步整理。楊君也採用了直接詢問的方法，兩次寄來二十七頁原稿，對我的幫助非常之大。從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我是以楊君的稿子作藍本而改寫的。楊君懂得文學，所以有許多地方很能够捉住要點，將主人公的生活和當時的心情表現出來。不過我使用楊君的稿子作藍本時也很小心，只怕有不够忠實之處。凡是我覺得他渲染過火的地方，我不敢採用，便是減少了他的渲染。

幸而在這時候，鎔軒先生又寄來了一大本整理好的材料，題目就叫做「記盧鎔軒」。不知這是誰替他

整理的，確實整理得非常之好。這本材料用的是編年體，敘事不枯燥，常常描寫出主人公當時的心情狀態。鏞軒先生原來對於文學是完全無緣的。當我請他報告的時候，常問起他的生活和心理問題，他總是回答得很空洞，使我失望。大概經過我和楊遂麟君的再再解釋，到他請人替他整理「記盧鎔軒」一本材料時，已經大大的明白了這一祕訣。我將這本寶貴的材料用紅筆加圈，挑出一部份我所需要的，寫成了這本傳記的後一部份。要不是有這本材料，那我就作死難了。

這本傳記大部份在「人物雜誌」上連載過，因為急於出書的關係不能夠全部載完，這兒特別向「人物雜誌」的編者致歉。凡是代替我整理材料，抄寫稿子，不管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朋友，也都在這兒一併致謝。

一九四七年六月於上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9021B

方东

3.20